金鋒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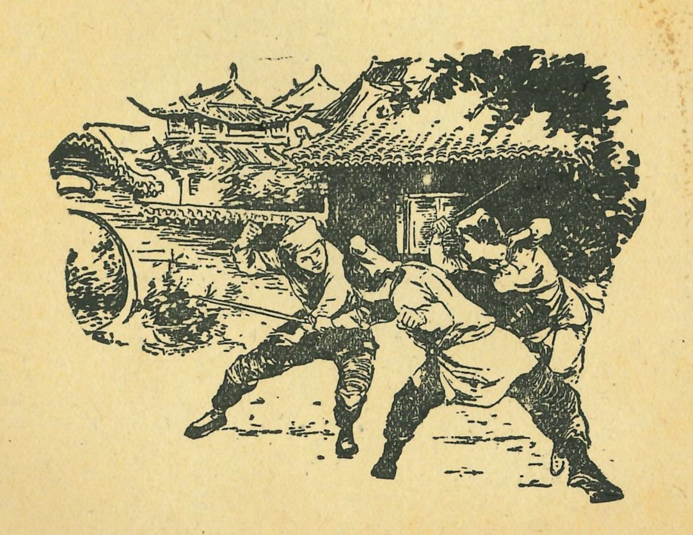
子母離魂劍

8

金鋒著

子母離魂劍

第八集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目次

第三十六回：燭奸謀破暗伏癩道姑敵雙雄

湊合得正是時候，好一個管寒溪，全不慌亂，首先一提腰勁，用了個「燕子鑽雲」的身法，嗖的直竄起來，邵、岳兩人的雙刀和雙拐齊齊走了空招，管寒溪凌空一轉腰身，劍交左手，疾如風發，一招「橫磨十萬」，截斬邵天華的頸項，接着左脚一曲，右脚向後反踢岳正平面門，這一着是武當花樁神打的手法，名叫「鼎湖乘龍」，一招同時進攻兩人，邵、岳不由心裡一驚，急不迭忙的矮身向後竄，管寒溪大奮神威，長劍一引，左掌右劍，揮揮霍霍，跟這兩個大內衞士殺得難分難解，不分勝負！

這時候史承澤已經脫出清兵包圍，一溜烟般跑得沒影無踪，另外兩個小俠凌志輝、凌雲燕呢？却跟清宮衞士侯景茂、高炎元分別交手，侯景茂用的是喪門長劍，跟凌志輝的兵刃一模一樣，正是銖錙並較，旗鼓相當，女俠凌雲燕却跟高炎元的吳鈎劍戰在一起，她一邊跟高炎元兎起鶻落的交戰，一邊注意着和坤，只見這奸相被幾名清兵從地上抽起來，由一個游擊武官保護着他，退向後隊，凌雲燕突然心生急計，向高炎元擧手一揚，嬌喝一聲：「着！」高炎元以爲她打出暗器，下意識地扭身一閃，凌雲燕趁勢一幌身，使了個「黃鶯落架」的身法，一溜烟也似的搶過高炎元身邊，玉臂一揚，嗤嗤，發出兩支凹背亮銀鏢，射向和坤背後，這一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凌雲燕射出來的亮銀鏢，飛過那游擊武官的頭頂，眼看就把和坤要打個正着，說時遲，那時快，側面呼的一响，飛過一

條黑影來，這黑影來勢比凌雲燕的暗器還快，抖開袍袖一揮，叮噹兩聲，竟把這兩支鏢拂落塵埃！

那個倒飛回來的黑衣人影，不是別人，正是癲道姑洪仙韻，她不是撲向金弓郡主孟絲倫的嗎？怎的一下子折了回來呢？原來癲道姑洪仙韻的爲人，十分靈警，她發覺山口埋伏敵人之後，登時明白過來，對方這次幾面埋伏，猝然而出，項莊舞劍，志在沛公，不用說也是爲和坤而來了！洪仙韻立即用了個「燕子旋飛」身法，呼的折轉身來，恰好落在和坤馬前，看見他的坐馬背鞍空空如也，不禁嚇一大跳，以爲和坤遭了刺客毒手，癲道姑對和坤雖然沒有甚麼好感，不過他畢竟是中堂相國，又是乾隆帝身邊最寵信的人，萬一有了差錯失閃，對自己面上也不好看，洪仙韻着急之下，再一聳身飛掠起來，要找和坤下落，恰好看見凌雲燕飛出銀鏢，癲道姑立即使出「飛袖流雲」的功夫，一抖袍袖，打落銀鏢，她還趁勢抓攫凌雲燕，刺斜裡嗤嗤連响，又飛過一大蓬彈雨來，這陣彈子空前繁密，足有四十幾顆，每一粒都是瞄準了自已的要害，洪仙韻十分忿怒，却又不能不架，她把牙關一咬，身子凌空急轉，兩袖用勁一揮，護住了自已的頭臉，把奔向眼目咽喉的彈丸，盡行拂落，打向自已下身的彈丸呢？癲道姑却絕不理會，任由它們打在身上，她因爲內功精湛，鐵彈子打在身上，夷然無損，不過引起一陣火辣辣的疼痛罷了！

洪仙韻颯的向地一落，遮在和坤面前，凌雲燕已經被高炎元回身截住，戰在一起，這時候側面呼呼兩响，飛過兩個人來，正是天山大俠史存明和金弓郡主孟絲倫，史存明一聲大喝：「洪仙韻，你本來是個出家人，隱居塞外，跟淸廷風馬牛不相及，今天却來做奸相和坤的走狗！好不要臉！」癲道姑見了史存明，委實有點心寒，她並不立即回答對方的話，先向那游擊武官道：「聶雲雄，你保護中堂

大人快退！一切有我，放心走吧！」這武官正是蘇州游擊聶雲雄，轟諾一聲，挾着和坤，飛身坐上馬鞍，潑刺刺的衝入清兵後隊去了，金弓郡主望着聶游擊的人馬背影，嗤嗤嗤，發了一陣連珠彈子，癲道姑不慌不忙，袍袖一抖，搶在那陣彈子的前頭，烏金短劍由左向右一絞，她這一招名叫「獨鷹落群鴉」，孟絲倫的彈子吃她的劍光一盪一決，紛紛落地，史存明看見癲道姑居然有這樣的本領，暗裡喝了聲彩，挺劍叫道：「姓洪的，你有這般高强本領，却去充當胡奴，明珠暗投，眞正可惜極哩！」

癲道姑醜臉一繃，冷冰冰的說道：「好本領嗎？那不見得！你們賢孟梁那一位上前賜敎，還是兩位齊上？」她這兩句話明明是擠史存明的台，因爲以史存明這樣身份的人，那裡能够說出以兩打一的話？他只好向妻子搖了搖手，叫道：「娘子退下，讓我一個鬥她！」孟絲倫看見自已這一次用乾隆皇帝做釣餌，誘捕和坤，大計將近完成，那知道癲道姑洪仙韻突如其來，破壞了自已的計策，心裡非常不忿，冷笑說道：「明兄！你再跟這癲蛤蟆動手嗎？不要再顧仁義道德，砍下她的鞋底便算，這回連她的脚掌也砍下來，叫這厮知道做走狗的報應！」金弓郡主說的是十幾天前縹渺峯頂交手的事，癲道姑不禁醜臉泛紅，喝了一聲：「胡說！」嗤嗤嗤，一剎那間刺出五劍，這是「厲鬼附身劍」裡面「五鬼運財」一着，五朵劍花，分開左右上中下五個方位，同時刺到。

史存明過去跟癲道姑洪仙韻交過三次手，兩次在北天山，一次在縹渺峯，已經摸熟了對方這種飄忽無定的打法，他不慌不忙的斜出一劍，「笑指天南」，運劍一拖，劍尖發出內勁來，把癲道姑抖手發出來的五個劍點，完全吸收到自已的劍光圈內，洪仙韻看見史存明只一照面，便跟自已比鬥內勁，不禁大吃一驚！她立即翻臂掉腕，烏金短劍劍光一閃，由上路走了下路，撤斬史存明的脚脛，那知道

史存明今天決心要在衆目睽睽之下，叫癲道姑大大的出一回醜！洪仙韻這一改變劍路，他立即勁貫劍尖，「畫龍點睛」，倏的向下一指，點中了癲道姑烏金短劍的劍身，錚錚兩聲，如磁吸鐵，史存明的斷虹劍跟洪仙韻的劍連在一起，癲道姑猛然醒悟，叫了一聲：「不好！」舉臂一揮，要把史存明的劍直彈出去！

誰知史存明就這兩劍相觸，一刹那的工夫，已經把自己的眞力內勁，貫注在癲道姑的烏金劍上，就像用極黏稠的膠水，把它粘連住了一樣，他雙腳向上翹起，身子被癲道姑舉在半空，衆清兵看在眼裡，不禁齊聲吶喊！

按照常理，一個人的身子起在空中，已經失了任何憑藉，可說處在必敗境地，所以武家跟人動手，最忌身子懸空，除非是躲避敵人暗器，或是化解對方煞着，這叫做萬不得已！可是史存明傳了天池三老的絕藝，功力非比尋常，故意走這一下險着，他要把生平悟出來的武學精微訣要，顯給癲道姑看，要她死心塌地折服！史存明身子剛才起在半空，立即把三陰滅陽掌的眞力，假借自己的斷虹劍，當作橋樑，源源不絕的灌注到洪仙韻的烏金短劍上，也即是壓到癲道姑本人的身上！只見癲道姑滿頭青筋暴現，起先還要顧存面子，用單臂擎寶劍，拚運內功對抗史存明的壓力，過了兩三盞茶光景，她再也支持不住了，雙手齊握劍柄，腳下像推磨也似的，左繞右轉，步伐有如沉雷，要硬用本身的內力，把史存明的斷虹寶劍甩脫！

那知道史存明的三陰滅陽功勁，却是與衆不同，後勁越久越强，癲道姑雙手擎劍，起先還可以跟對方抵抗，用內勁抗內勁，鬥了一個旗鼓相當，但是時間一久，便覺得史存明的勁力，越來越重，舉

個譬喻，她就像練舉石鎖（卽是近代健身的舉重）一般，起先是二百斤重量，壓在雙臂之上，接着是四百斤，稍久是六百斤，接着是八百斤，到了後來，竟然是一千斤，癲道姑覺得雙臂疼痛欲折，兩腳起先還可以左右走動，換氣轉力，此刻却是連雙腳也提不起來了，緊緊釘定地面，到了後來，腳下的坭土漸漸下陷，變了兩個半尺多深的坑洞！

金弓郡主看出癲道姑的狼狽，不禁哈哈大笑，這一來連管寒溪、桂月娥，凌家兄妹四位武當小俠，跟侯景茂、焦春雨、高炎元、邵天華、岳正平這五名清宮衞士，也停止了戰鬥，個個回過身來，看這幕相鬥的奇景，只見史存明起在空中，神態優閒，只用一柄長劍抵在癲道姑烏金短劍的身上，洪仙韻便像雙手挽了千斤重物一般，滿頭大汗，面色青一陣紅一陣，頭頂冒出白烟，口裡不住呼氣，大家驚奇得莫名所以，舌橋不下！

隔了頓飯工夫，管寒溪已經看出其中道理來，笑道：「賊道姑，你平日一向欺慣了小輩，今回眞正遇着對手啦！把黑鐵劍拋掉，乖乖的認輸吧！」這還不失爲一個聰明的方法，因爲這種內力比拚，全憑眞實功夫，絲毫沒有取巧迴避的餘地！癲道姑的內功造詣，本來就及不上史存明，如果苦苦相持下去，必定內腑重傷，吐血暈倒而後已！不過洪仙韻是個性子倔强的人，她那裡丟得起這一份臉面？更捨不得這一柄許多年來，相依爲命的烏金短劍，正在進退爲難之間，刺斜裡呼的一聲，一條人影向自己身邊撲到！

撲過來的不是別人，正是乾隆帝貼身侍衞裡面，本領最强的小安子！他本來是給史劍虹兄妹用調虎離山計引走的，怎的一下子又會到這裡來？大有加以說明的必要，原來小安子是個非常聰明乖巧的

八，他追逐了史劍虹兄妹一陣，忽然聽見喊殺聲音，猛地醒悟過來，叫道：「不好！今番中計！」小安子馬上醒覺今天晚上，所謂拯救乾隆皇帝，全是假局，那個告密的史承澤，也是叛逆同夥，敵人把自已引誘到這裡來，一定是專心對付和坤，小安子想到這裡，更不戀戰，倏地折轉身來，一溜烟向山外跑去！

小安子這一下臨陣退縮，倒出乎史劍虹、史凌霜兄妹兩人意料之外！小英雄高聲叫道：「二妹，這小子不上當，咱們快纏住他！」那知道小安子的輕功造詣，遠在他們兄妹之上，不到半晌，已經跑得沒影無踪！

且不說寇東萊和一班清兵，繼續在草坪上跟岳金楓纏戰，再說小安子擺脫了史劍虹兄妹的糾纏，飛也似的，直向來路跑回，很快的回到茅山下，他瞥見癲道姑洪仙韻和史存明兩劍交加，比試內功，洪仙韻滿頭大汗，顯見得十二分吃力，小安子心中着急，拔身一幌，用了個「燕子穿簾」的身法，猛向身懸空中的史存明撞過去！

史存明用三陰滅陽神功，把洪仙韻逼得透不過氣來，只要她頭上冒完了白烟和熱汗，緊接着流冷汗（即是虛汗），大功便告成了！因為癲道姑每流一陣虛汗，身上的精力就要消耗一分，卒之虛脫暈倒而後已！可是小安子這一飛身頂撞過來，情形又不同了！史存明把滅陽功完全聚到持劍右臂上，身體成了一個空架，小安子却在這時候橫來一手，史存明只好把身子一翻，讓過來勢，兩腿反拗腳踵，向後一鈎，腳尖向安順海兩眼踢去！

他這一下是無可奈何的招術，因為在史存明的心目裡，只要把小安子逼得向後一退，自已妻子孟

絲倫立即可以飛身過來，把他截住，這樣一來，自已豈不是仍舊可以用內勁壓逼癲道姑嗎？小安子却是個行家，他看見史存明的鈎脚反踢，不慌不忙，施展擒拿手法，反腕一抄，抓住了史存明的脚腕，往外一推，這樣一來，史存明便全身不由自主，向前面拋出去！癲道姑的身上，登時如釋重負！

幾個清宮衛士首先喝起彩來，小安子這一下可說解救及時，挽回了洪仙韻失敗的局面！孟絲倫勃然大怒，再也不假思索，一拉彈弓，嗤嗤嗤，一陣連珠彈雨發出來，向小安子身上打到！

小安子這一下逼退了史存明，十分自負，哈哈一笑，正要說幾句挖苦對方的話，冷不防一股勁風，挾着無數彈丸，向着自已飛到，安順海嚇了一跳，他要施展千手觀音的接暗器手法，却是來不及了！只好矮身向地，骨碌碌的就地一滾，任憑他閃得快，小安子的肩背腰腿，中了四顆彈丸，疼得他幾乎失聲叫喊，癲道姑緩了口氣，一個箭步倒縱回清兵人叢裡，叫道：「快走！」清兵在史存明夫婦出現的時候，已經沒了鬥志，聽見洪仙韻這樣一叫，立即閧然退走，連侯景茂等五個清宮衛士，也返回清兵隊伍裡，管寒溪四人還要乘勢追擊，史存明廢然說道：「不要追趕，今天一着棋差，便宜了和坤這奸相，讓他溜走，單單追殺這些清兵，也沒用處，還是由他去吧！」四小俠只好止住，這時候山口裡突然衝出一隊清兵，個個身上帶傷，情形狼狽！

這一隊清兵正是桶老怪寇東萊、侍衛領班樊威帶進青林坡去，打算捉拿叛徒，救回乾隆帝的一支突擊人馬，結果中了敵人的埋伏計，不但找尋不着皇帝，還被人家大殺一頓，寇東萊在山谷裡和岳金楓展開遭遇戰，殺了一個棋逢敵手，勝負難分，但是另一方面，史劍虹、史凌霜兩兄妹因為追趕小安子不着，索性折了回來，向清兵亂砍亂殺，這兩位男女小英俠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和清兵正面交

鋒，格外抖擻精神，衝進清兵人叢裡，劍刺掌打，飛舞來去，刹那之間，傷在他兄妹兩人劍下的清兵，已經有六七十人，其餘的清兵不禁心胆俱戰，有一些怕死的兵弁，看見史劍虹兄弟十分兇勇，自已犯不着以卵敵石，白白送命，吶喊一聲，奪路逃走，一部份兵士這樣逃跑，其餘的看在眼裡，紛紛效尤，個個恨爹娘生少了兩條腿，一哄而散！

寇東萊正在那裡跟岳金楓苦戰，看見士兵紛紛四散，不禁又急又怒，痛恨這些兵勇太過膿包，平日對老百姓這樣作威作福，等到要派用場的時候，一點用處也沒有！他這樣的想着，心神微分，岳金楓趁勢展開連環奪命劍，嗤嗤嗤，「鐵鎖沉江」、「專諸獻鯉」、「撥雲見日」，一連幾劍，全是進手招式，賽似暴風疾雨，寇東萊迭遇險招，他陡的一聲怪嘯，把心一横，身子貼地一捲，使出地堂鞭法，翻翻滾滾，向岳金楓反攻過去！

這一下並不出岳金楓的所料，因爲寇東萊的本領，是桶子功根柢，這種功夫是隨地滾轉，跟隨敵人脚步移動飛舞來去，就在地上打擊對方，岳金楓却是會家不忙，用「沾衣十八跌」的功夫沉着應戰，他把兩條腿釘在地上，半步不移，敵人向東，他就向東，敵人向西，

他就向西，從容化拆，伺隙進取，寇東萊的桶子勁雖然厲害，也奈何不了岳金楓一分一毫，他兩個一高一矮，一站一滾，鬥了四五十合，史劍虹兄妹已經殺散清兵，飛步趕到，高聲大叫：「躲在桶子裡的老賊！快來納命！」

寇東萊苦戰岳金楓不下，看見對方來了幫手，這一男一女正是天山大俠史存明的兒子和女兒，不禁大吃一驚！想着自已帶來的兵勇已經星散，樊威和小安子又不知逃到那裡，自已一個人孤掌難鳴，還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他立即就地骨碌碌的一個滾身，捲出三四丈外，跳起身來，像旋風也似的，逃得沒了影踪！



孟絲倫勃然大怒，一拉彈弓，連珠也似的彈雨，向小安子身上打到。

這些清兵就是由青林坡裡面逃出來的，史存明看見他們情形狼狽，不忍趕盡殺絕，任由他們衝出山口，這批活像喪家犬也似的清兵，好比遇了皇恩大赦，跟癲道姑這批清兵會合一起，匆匆撤退。

史存明看見清兵退得沒影無踪，不由嘆了一口氣道：「這次捉拿和坤不成，眞正是人算不如天算！」孟絲倫道：「假如你不是爭强好勝，要一個人制勝癲道姑洪仙韻，任由我們上前，已經把和坤捉了！事情既然這樣，大抵是和坤那奸賊命不該絕，這裡不要再逗留了！天色一亮，清兵大隊人馬就要到來，咱們走吧！」史存明猛地醒悟起一件事來，叫道：「咦！鵬兒到了那裡？」

他說的是狄鵬舉，原來這一次金弓郡主在茅山設伏，爲了要使小一輩的弟子增長閱歷，除了鐵簑銅拂兩人，留在西天目山，監視乾隆皇帝之外，其餘史劍虹、史凌霜、狄鵬舉三位小俠，連同管寒溪、桂月娥、凌志輝、凌雲燕，總共七位少年英雄，一同到茅山來，參加誘捉和坤之戰，現在各人俱在，單獨不見狄鵬舉，史存明不禁着急起來，向兒子女兒道：「鵬兒不是跟隨你們一起埋伏青林坡，邀擊清兵的嗎？怎的單獨他一個不見，快找他去！」

話聲未絕，山坳入口處現出一個人影來，背後還伏着一個人，史凌霜一望之下，高聲叫道：「是狄世兄，他回來了！」大家連忙定眼看時，果然不出所料，狄鵬舉背着一個人，飛跑過來，滿頭大汗，他背着這個人，穿着清宮侍衛服飾，史劍虹拍手大笑道：「狄世兄眞正來得好，他還拿了一個鷹爪哩！」

岳金楓立即飛步跑過去，叫道：「鵬兒，大家混戰時候，你一個人跑到那裡去了！你捉拿的是甚麼人？快快放下！」狄鵬舉把這人向地上一擲，管寒溪、桂月娥兩人看清楚了齊聲叫道：「哎呀！這

是樊威！」原來他們過去在紫陽驛行刺和坤，在虎丘劍池邊刼持乾隆皇帝的時候，都曾經和樊威交過手，這人是清宮侍衛領班，本領不弱，怎的會落在狄鵬舉的手裡，大家覺得十分奇怪！

狄鵬舉向師傅行過禮，方才說道：「弟子奉了史老前輩命令，在青林坡埋伏，邀截清兵，史世兄和史世妹現身出去，把那個叫做小安子的侍衛引走，我剛要過去助戰，便看見這姓樊的單身一個，逃向山坡出口，說也湊巧，他衝着弟子埋伏的方向逃跑，弟子情急計生，等他經過弟子身邊，出其不意的撲出來，把這厮攔腰一抱，抱個結實，兩個人齊齊跌倒在地上，大家就在地上翻來滾去的肉搏，這姓樊的武功眞强，弟子幾乎制他不住，好在師傅敎給自已幾路擒拿手法，這時候正好派用場，糾纏了幾十個來回，他被弟子一下夾住頭頸，用力一揑，又把他的腦袋撞向山石上，轟的一响，當堂把這厮撞暈過去，然後解下腰帶，縛了他的雙手，便把他捉回來了！」岳金楓看見狄鵬舉的額角青腫了一塊，手脚也擦破了幾處皮肉，知道是近身搏鬥的結果，心中十分憐惜，說道：「鵬兒，眞個在難爲了你啦！這鷹犬留下來有甚麼用處，將他一刀殺了，把屍首抛到山澗去餵狼吧！」

狄鵬舉就要伸手拔劍，金弓郡主陡的叫道：「且慢！留下他的性命，我有用處！」史存明道：「哦！咱們要帶他回西天目山嗎？這段路程不近，我看別添累贅了吧！」孟絲倫笑道：「我又想出一條計策來了，就是要這姓樊的活着！閒話少說！走吧！」一行人立即起程，管寒溪等四俠立即抖開一個巨大口袋，將樊威塞了進去，然後沿着茅山山麓撤退，他們退去不久，茅山下果然開到幾千名清兵，將這一帶山嶺密層層的圍住，然後入山搜索，一直搜到天色大明，可是史存明這一班人已經走出老遠，他們這一下賊過興兵，還不是馬後放炮嗎？那裡搜得着叛逆的影子，只有徒呼荷荷而已！

再說史存明、岳金楓這一行人，一路上晝夜兼程，三天之後，返到天目山內，史存明向金弓郡主問道：「咱們把樊威關在甚麼地方？叫他跟乾隆在一起嗎？」孟絲倫搖頭道：「他兩個人千萬不能夠關在一起，如果這樣，我的妙計便不行啦！把他帶到中元洞去吧！」原來西天目山之上，洞壑幽奇，一共有太元、中元、下元三座山洞，乾隆帝就被關閉在太元洞內，由鐵簑、銅拂兩位眞人陪伴，孟絲倫這樣的一說，岳金楓立即指揮管寒溪、狄鵬舉把樊威送到中元洞去，金弓郡主又向他們耳邊，低低吩咐幾句，岳金楓笑着點點頭，依計行事不提。

半個時辰之後，樊威已經到了中元洞，管寒溪、狄鵬舉兩人解開了布袋口，把樊威由袋裡拖出來，這時候樊威已經醒轉過來了，他發覺自已在一座幽深黑暗的山洞裡，只能够藉着洞口透入的微光，看見洞中各物的輪廓罷了，自已身邊却站着三個短衣抄扎的人，個個面上戴了黑布縫製的頭罩，看不出廬山眞面，樊威十分惱怒，厲聲說道：「大丈夫可殺不可辱，你把樊某擒到這裡，待要怎樣？」

一個身材高大的幪面人，哈哈兩聲洪笑道：「樊大人，眞對不起，咱們把你帶到這山洞來了，這叫做人不殺虎，虎必傷人，我們是逼不得已，哈哈！」說話的正是岳金楓，樊威一聽之下，大怒罵道：「你們這班無法無天的反賊！」那知道他「反賊」兩字剛才出口，左邊的幪面人，半聲不响，驀地欺身上前，雙手左右開弓，拍拍，向着樊威面上重重的賞了兩記耳光，樊威被他打得面頰浮腫，眼冒金星，可是手足被綁，不能反抗，只有高聲大叫道：「折磨人的不算好漢，有種的把我一刀殺了！」

第卅七回：妙計奇生壯志未酬 義士殞命

打樊威耳光的是管寒溪，岳金楓立即向他搖了搖手，說道：「賢姪退下！」管寒溪收手退後，岳金楓向樊威冷笑道：「你說我們是叛逆嗎？就因爲這兩個字，我師姪要打你耳光！我來問你一句，你本身是漢人，還是滿洲韃子？我們要光復河山，你却替異族主人賣命，那一個是叛逆？」樊威被對方這樣一搶白，不禁滿面通紅，可是他仍然嘴頭充硬，喝道：「胡說！大清國龍興關外，定鼎中原，當今聖上英明睿智，四海賓服，宇內昇平，民豐物阜，你們却要不自量力，擾亂地方，連累了老百姓，這還不算是叛逆嗎？」管寒溪一聽之下，赫然大怒，正要再次上前，狠狠的摑他幾下耳光，岳金楓伸手一攔，喝道：「且慢！」

他喝退了管寒溪，方才向樊威道：「姓樊的，你剛才說的全是奴才話，如果照你說的天命攸歸，岳武穆不必捍衛南宋，還我山河，明太祖也用不着驅逐胡元，恢復漢家朝儀了！別看你做了大內侍衛的領班，平日端起架子，威風十足，你難道不會聽過前朝的血滴子，兎死狗烹？還有，你難道不看見宮裡的滿洲侍衛，氣燄逼人，把你們這些漢人侍衛，任意凌踐？」這兩句話正正說中了樊威的心病，樊威不禁一陣面紅耳熱，囁嚅着不能回答。

岳金楓看見樊威面現愧色，莊容說道：「姓樊的，咱們把你擒上山來，就是要看看你的爲人，到底是不是涼血動物？死心塌地的給滿淸做走狗，自殘同族？現在好了，你還有點知道羞恥，我也不難

爲你，好好的在這裏住幾天吧！」說着飄然去了，只留下管塞溪、狄鵬舉兩人在洞裏，監視樊威，這兩個少年俠士也沒有怎樣虐待他，按時送茶送飯，每逢拿飲水食物時，必定是一個人出去，留下一個人在洞裏監視，除了拿飲水食物外，管狄兩人閒來無事，就在洞中攀談，說的雖然是江湖瑣事，可是却偏重在官府怎樣欺壓小民百姓，旗人滿人怎樣凌踐漢人這一方面，比如官府對百姓苛征暴歛，清兵在民間白吃硬拿，旗人對漢人强蠻霸道，比如旗人住的地方，叫「旗下街」，漢人連走路經過也不准等等，總而言之，管塞溪跟狄鵬舉說的盡是亡國之痛，滅族之慘，故意給樊威聽，樊威雖然是大內侍衛的領班，平日在紫禁城裏，也受過滿洲侍衞不少閒氣，他聽了怦然心動，想道：「現在雖然沒有戰亂，海晏河淸，原來在異族統治下，老百姓的生活這樣的不好過，我從前還以爲皇恩浩蕩，宇內昇平，說起來眞是慚愧！」

過了兩天，岳金楓忽然進來，他這一回脫了面幕，含笑說道：「樊大人！這幾天生活好過嗎？」樊威經過兩天的熏陶洗鍊，心性已經大大改變，立即低頭說道：「岳大俠，我知錯啦！我知道過去的行爲，上對不起祖宗天地，下對不起自已良心，眞眞是……」岳金楓不等他說完，伸手拍拍樊威的肩頭，笑道：「行了，這才是好男子。閒話少說，我帶你去見見皇帝吧！」樊威吃了一驚道：「原來老佛爺給你們關在這裏嗎？」岳金楓點頭道：「不錯，你們的皇帝就給咱們囚禁在離這裏不遠的地方，你見他很容易，跟我來吧！」說着親手解了樊威的綑身繩索，又給他活動筋骨血脈，樊威暗裏感激，跟着岳金楓走出中元洞，他這時候才知道自已站在半山腰裏，古木森森，遠山含翠，近嶺凝青，說不盡的雄奇磅礴，樊威迷惘的問道：「岳大俠，這一座是甚麼山？」岳金楓答道：「哦！這是西天目山

哩！」

樊威聽了嚇一大跳，想道：「我是在江蘇茅山被擒的，怎的會到了浙江西天目山？這些人眞正有兩手，把皇帝拿到鄰省來，怪不得官府找遍了江南，始終沒有法子找得着老佛爺的下落！」岳金楓似乎看破樊威的心事，笑道：「你覺得我們把皇帝捉到浙江來，很驚奇嗎？老實說一句吧！如果我們不是爲了成功一件大事，把皇帝帶到塞外的天山，西域的崑崙山去，也不足爲奇呢！」樊威更加嚇得汗流浹背，岳金楓道：「你既然來到這裏，不用胡思亂想啦！來來來！皇帝就在這裏！」

他帶領樊威朝着對山走去，走了六七里羊腸曲折的山路，不經不覺來到一座岩洞面前，這岩洞是一座絕大的幽壑，旁邊還有飛瀑流泉，水聲淙淙，涼氣侵人肌髮，岳金楓來到岩洞口，吱的吹了一聲口哨，洞口人影一閃，竄出兩個芳姿綽約的少女來，正是史凌霜桂月娥，看見了岳金楓，笑面相迎，岳金楓道：「霜兒！乾隆在裏面嗎？」史凌霜道：「哦！皇帝由鐵簑、銅拂兩位道長陪伴着聊天呢！」岳金楓道：「很好，你們守住外邊吧，如果看見外人，立即發出警號，知道沒有？」兩女俠唯唯諾諾，岳金楓帶樊威直入洞裏，一連轉了幾個曲折，來到一個拱形的石洞內，忽然看見鐘乳結成的一片天然石屏風下，盤足坐着三個人，兩個是峨冠高髻的道士，他們在樊威的眼裏，並不陌生，一個濃眉虬髯的道士，正是在蘇州大街上叫賣寶貝的道士，還有一個面容淸秀的道人，正是在虎丘劍池邊給皇帝測字，結果把皇帝刼走的道士，中間坐着的不是別人，正是乾隆皇帝！乾隆皇帝看見樊威到來，不禁大吃一驚！幾乎振衣起立問道：「咦！你不是樊威嗎？怎的會來到這裡？」樊威滿面通紅，雙膝一屈，跪在地上，叩頭說道：「小的該死，小的沒有本事，被他們一併捉到山上來了！」乾隆帝

一聽這幾句話，面上勃然變色，岳金楓上前拍了拍樊威的肩頭，輕聲說道：「退下去！」樊威矍然醒悟，尷尬地站起身來，退在一旁，他向乾隆說道：「皇上！你的領班也叫我們生擒到這裡來，還有甚麼話說，還是立定主意，轟轟烈烈，做一番大事吧！」

原來鐵簑銅拂兩人，這幾天來，陪伴着乾隆帝，聊天說地，不住的勸他光復漢族河山，還我本來面目，乾隆帝聽了未嘗不怦然心動，可是回心一想，皇太后在幕後掣肘，她手上還有雍正先皇帝的密詔，單單是這一着，已經可以擊自已的死命，何況還有全國各省的旗兵，自已不能調動，朝上的王公大臣，自已也未必能够駕御哩！以上許多隱衷和內在的難處，自已又不能够當着史存明、岳金楓這一班人透露出來，所以這幾天的時間，在乾隆帝眼裡看來，簡直好比捱了幾年！岳金楓這樣的一問，乾隆皇帝沉吟了半晌，不能回答。

岳金楓帶樊威進太元洞之前，已經受了孟絲倫的指敎，他向鐵簑、銅拂兩人說道：「二位眞人，如果皇上還不會想淸楚，咱們索性帶他到塞外天山去，由他再想幾年吧！」這幾句話一說出來，乾隆帝不禁大驚失色！因爲如果這班人當眞把自已帶到西域去，關上幾年，太后必定冊立新君，到那時候，自已連皇帝也做不成了！他急不迭忙的答道：「是是是！我立定主意啦！我本來是漢人，應該恢復漢家朝儀，重光漢族天下！」乾隆一說這幾句話，石屏風後面一陣哈哈大笑，轉出兩個人來，一個是天山大俠史存明，一個是金弓郡主孟絲倫，史存明笑着說道：「皇上來了幾天，這一句才像漢人說的話！」

乾隆帝望了樊威一眼，囁嚅說道：「那麼，各位要把我放回去，方才可以進行大事哩！」岳金楓

冷笑一聲道：「是啊！皇上要回去然後可以做大事，假如皇上一回到金鑾殿，把一切許諾抛在九霄雲外，又怎樣呢？」乾隆帝不禁面紅耳熱，赧赧說道：「哦！各位如果不信，朕可以當天立誓！」岳金楓道：「當天立誓算得了甚麼？雍正皇帝還是做四阿哥的時候，何嘗沒有跟年羹堯和血滴子劍客立過誓約？結果怎樣？還不是兎死狗烹嗎？歷史上背約的皇帝多得很，幾時見過有守踐諾言的皇帝！」乾隆不禁着惱起來，說道：「疑人莫用，用人莫疑，各位難道要朕把心肝剜出來，給列位過目嗎？」金弓郡主大笑道：「皇上未免口不擇言了，心肝怎可以挖出來，我有一個方法！」

衆俠看見乾隆帝剛才說話的神情，十分勉強，他雖然答應恢復大漢河山，可是俗語說得好，人心隔肚皮，焉知道自已一放了乾隆帝，他不會立時變卦呢？金弓郡主向來智足出多謀，說她來的方法，決不會錯，大家異口同聲問道：「孟郡主有何高見呢？」

金弓郡主並不立即回答，她向乾隆帝問道：「皇上，你身邊帶着一顆私人的漢玉綬章，是與不是？」原來從前的皇帝是天下至尊，一共有兩顆玉璽，一顆是傳國玉璽，存放在禁宮內府裏，遇到發生大事時候，（比如對外用兵，新君登極，改元大赦等等。）便拿出來應用，這一顆國璽是歷代相傳的，還有一顆玉璽呢？名叫「御璽」，是皇帝私人用的圖章，每逢皇帝處理私人事情，比如冊立妃嬪，誅殺大臣，與及向各省地方官府宣示詔令等，就用私人御璽，這一顆御璽是皇帝隨時帶在身邊的，孟絲倫這幾句話一說出來，乾隆帝怔了一怔，說道：「不錯，朕身邊有一顆御璽，你要把它留下來做抵押嗎？」金弓郡主搖了搖頭，說道：「不是！留下你的御璽有甚麼用處？霜兒，拿文房四寶來！」史霜答凌應一聲，拿過紙筆墨硯，孟絲倫把紙鋪在地上，拿起筆來，一揮而就，擬了一道草詔，她向

乾隆帝道：「皇上，你照樣寫這一道詔書，拿御璽蓋了印，交給我們執掌吧！」大家合攏過來一看，金弓郡主寫的竟是：

「朕本前朝大臣閣老陳世倌之子，並非愛新覺羅氏血裔，未彌月爲雍正皇妃阿魯特氏偸龍轉鳳，携入禁宮認爲親子，余生父怯於皇室權勢，不敢明言，啞忍之而掛冠回里，比朕年長，一年巡幸江南，微聞此事，乃生疑竇，遂於正位四十九年孟春之季，偕幸臣和坤微服私訪江南，果然在天山大俠史存明處得睹浙江海門陳閣老之族譜，証實無訛，嗚呼！昊天不弔，余以漢人之身，竟爲淸朝皇帝，上無以對祖宗天地，下無以對生身父母，茲與史存明、岳金楓、鐵簑、銅拂等立約，共謀推倒異族統治，光復大漢山河，死而無悔，倘有違背誓言，天誅地滅，神明殛之！」

下面書寫了年月日，衆俠看了孟絲倫這道草詔，方才明白過來，原來金弓郡主要乾隆帝親筆寫這一道密詔，蓋上御璽，交給自己收藏，這樣一來，乾隆皇帝便有把柄落在自己手裏，不怕他反悔了！因爲這道密詔如果被自己一傳出去，必定天下譁然，尤其是給皇太后知道了，乾隆不但連位不保，恐怕連性命也要送掉呢！岳金楓、鐵簑、銅拂等對孟絲倫用心的愼密，暗裏好生欽佩！

乾隆帝看了這道草詔，不禁面上變了顏色，孟絲倫向岳金楓使出了個眼色，岳金楓立即會意，向金弓郡主道：「嫂子！皇上既然沒有意思光復漢家天下，咱們也不用强人所難，明天大夥兒離開這裏，把皇上帶到天山吧！」乾隆一聽了這兩句話，嚇得魂飛魄散，連聲說道：「好好！朕照樣寫便是，何必要到天山去呢！」衆俠肚裏暗笑，乾隆帝拿起兎毫，筆落似蠶聲，就着金弓郡主的草詔，書了一道密旨，然後取出身邊御璽，就着硃砂，蓋了一方硃紅印，孟絲倫拿給史存明、岳金楓細看一

遍，然後小心收藏，金弓郡主笑道：「皇上決心光復大漢，寫下這道密旨，交給我們，我們放心送皇上御駕回鑾蘇州，剛才冒昧開罪之處，尙希皇上原諒！」乾隆帝眞正是啼笑皆非，他向鐵簑銅拂二人問道：「道長，朕已經書就密詔，現在就動程回去嗎？」二道還未回答，孟絲倫已經說道：「皇上不用心急，我們打算再過三五天，一切部署停安，方才送皇上回去，樊領班，請你過來！」樊威應聲上前，金弓郡主向他說道：「樊領班，剛才皇上說的話，你諒來聽得淸淸楚楚，皇上是萬乘之尊，還沒有忘記本來，爲了恢復大漢江山，你肯棄暗投明，替我們效勞嗎？」樊威熱血沸騰，不假思索的回答道：「小的已經痛悟前非，願意替各位效棉力，就是蹈湯赴火，樊某也死而無悔！」

史存明哈哈大笑，拍拍樊威的肩頭，說道：「樊兄這兩句話，眞正不失英雄本色！咱們由今天起，志同道合，絲倫，交派他的工作！」孟絲倫向乾隆帝道：「皇上，咱們先放樊威領班下山，皇上如果有甚麽話，交他帶回蘇州吧！」乾隆帝看見孟絲倫肯放樊威下山，却不肯放自己，心裏暗自惱恨，不過他是個賦性陰鷙的人，喜怒不形於色，淡淡的向樊威說道：「你回去告訴和中堂，說朕在這裏身體很好，三幾天後便可以回到蘇州，知道沒有？去吧！」乾隆一邊說着，一邊暗自盤算，自己返回蘇州，必定要找個藉口把樊威殺了，以免留下後患。

樊威向乾隆帝叩了一個頭，方才站起身來，走出太元洞外，岳金楓陪着他下山，走到中元洞山腰附近，突然站定脚步，向樊威道：「樊領班，你在大內當了多年侍衞，你恨和坤不恨？」樊威不假思索回答道：「和坤那厮正是個壞透了的大奸臣，詔上凌下，賣官鬻爵，除了皇上之外，朝上每一個人都痛恨他，就是我們當衞士的，平日也無端端的給他喝罵，怎會不恨他呢？」岳金楓大喜道：「這就

行了，金弓郡主交下一個錦囊，叫你回到蘇州之後，如此這般的依計行事，和坤就是再聰明一點，也要着了圈套，宰掉了這個爲禍天下的民賊，勝似殺却一千個貪官汚吏呢！」樊威大喜說道：「好！就這樣辦！」岳金楓叮囑了他一陣，陪着他下西天目山不提。

話分兩頭，現在不說岳金楓這一班人，在西天目山佈置一切，再說樊威下山之後，離開浙江省境，直向蘇州奔回，經過三日三夜，馬不停蹄，果然回到蘇州城裏，這時候乾隆帝失踪已經超過十天，和坤和江蘇巡撫以下一班官員，眞個是廢寢忘餐，食不甘味！看見樊威回來，不禁喜同天降，侯景茂、高炎元、焦春雨、邵天華一班衛士，紛紛圍攏過來，異口同聲問道：「樊領班，你這幾天到那裏去？怎樣脫險回來呢？」「可見着皇上嗎？皇上怎麽樣了？」

樊威答道：「多謝各位關心，我這一次是私自逃回的，至於皇上情形，我要看見了和中堂才說！」大家把他簇擁進內堂，和坤和江蘇巡撫陸鍾麟，蘇州知府席寶琦，齊齊坐着，樊威向他們行過禮，和坤柔聲問道：「樊領班，你在茅山夜戰那一次，怎樣被叛逆拿去，見着皇上沒有？在叛逆監視下，怎樣能够逃出來？快說出來，如果救回皇上，這是奇功一件？」樊威看見和坤中計，心裏暗暗歡喜，便把岳金楓教自已編定的話，說了一遍，大意說自已在茅山那一塲戰鬥裏，中了敵人的點穴法，跌倒在地，給兩個少年叛逆生擒了去，綁着自已眼睛，送到浙江東岸的四明山，和乾隆帝兩人一同監禁在一起，雖然沒有受到怎樣的苦處，可是一切行動，連同飲食大小二便在內，統統沒有自由，苦不堪言，監禁到第四天，叛逆因爲自已和皇上說話，便自不由分說，硬說自已和皇上通聲氣，把兩個人分別隔離，將自已關在另外一個岩洞裏，有天晚上，他趁着叛逆派人下山，到溫州採買糧食，監視稍

爲放鬆一點的時候，掙脫綁索，逃下山來，一路上還恐怕叛逆派人跟踪，晝伏夜行，吃盡無數苦處，方才返到蘇州城，樊威爲了堅定和坤的信心，把四明山的形勢着實說了一遍，又把自已掙扎逃亡的經過，說得有聲有色，和坤聽了之後，向陸巡撫、席知府兩人低低說了一陣，陡的變起臉來，向左右一聲斷喝道：「把他綁了！」

這一下突如其來，樊威才一錯愕之間，旁邊已經撲過四名孔武有力的衙役，八條臂膊一伸，把樊威緊緊的抱住，樊威大叫寃枉，和坤冷笑道：「你這厮枉自受了朝廷恩典，吃皇上的俸糧，居然給叛逆當起黃蓋來了！哼哼！你把本中堂當作三歲黃口小兒嗎？你說甚麽被叛逆擄入四明山，跟皇上關在一起，掙扎着逃出來，全是一派胡言！你以爲自已的謊話說得天花亂墮，却是破綻重重，試想一想，你是護衛皇上的人，如果不是勾通叛逆，叛逆怎會把你的性命留下來，不殺掉你滅口？還有你說逃走之後，沿路上晝伏夜動，艱苦備嘗，怎的你身上衣裳還這樣光潔，頭髮這樣整齊，連一點風塵疲憊之色也沒有，這不是明明說謊，幫叛逆來欺騙本中堂嗎？人來！打他一百竹杖！」原來孟絲倫定計的時候，却沒有想到和坤本身也是透頂聰明的人，（假如他沒有一點小聰明，怎會奉承乾隆帝的意旨，把皇帝哄騙得死心塌地？）不易欺騙，而且一條妙計，决不能够舊瓶新酒，連續使用兩次，舉個譬喻，三國時候的諸葛亮，會經用空城計騙過魏國名將司馬懿，可是打從三國以後一千四百多年，歷朝屢代戰爭，那裏還有一個人胆敢再用空城計欺騙敵人？金弓郡主在十天前，剛剛吩咐史承澤用過一回苦肉計欺騙和坤，現在又來再次倣傚，換湯不換藥的騙第二回，怎樣能够瞞得過和坤呢！總而言之，這固然是和坤氣運正隆，未到罪滿惡盈的日子，但是另一方面，也未嘗不是金弓郡主的失策！

樊威估不到和坤燭破自已的機謀，不禁把心一橫，千奸相萬奸賊的破口大罵，和坤勃然大怒，連聲叱喝用刑，左右差役那裏敢有半點怠慢，立即拿起竹杖來，用力亂打，這些竹杖並不是尋常的竹棍，却是竹棍中心貫了鉛錫，本來尋常的竹棍不會打死人，但是竹心貫了燒熔的鉛錫，便不同了！一打下來，眞正是皮肉不動，骨節全斷，一連打了二十多杖，樊威已經痛得死去活來，和坤見他差點斷氣了，方才吩咐差役停杖，喝道：「姓樊的，你把叛逆主使你的經過說出來，皇上眞正藏在那裏，照直供說，本中堂還可以網開一面，饒恕你的死罪！」

可憐樊威已經被打得寸骨寸斷，有口難言，和坤喝了這幾句話，他過了半晌兀自不能回答，和坤又向左右道：「這厮執迷不悟，拚死不供，人來，準備給他站髮架！」站髮架也是酷刑的一種，方法是用一個鐵槓桿架，擺在廳中，這槓桿架的高度，豎立起來，剛好高過人身三尺，行刑時候，把犯人的頭髮解開來，挽了一個活結，穿在鐵槓桿上，然後將槓桿本身扯高，叫犯人兩脚離地，換句話說，整個身體的重量，全靠一把頭髮吊起來，痛苦之處可想而知！任你金剛鐵漢，也要求生不能，求死不就的呢！樊威知道這種酷刑的厲害處，提起一點眞氣，斷斷續續的說道：「中堂大人！我招認了！」

和坤猙笑說道：「招認了嗎？早點說，就不用皮肉受苦啦！」又向左右叫道：「灌油！」所謂灌油是用一勺青豆油灌進犯人的鼻孔裏，這樣一來，不管怎樣受刑傷重的犯人，也起一點提神作用，叫他能够說出話來，總而言之，專制時代的官府，對於逼問犯人口供，無微不至！差役果然端過一碗豆油，用鐵匙羹澆了幾勺，灌入樊威的鼻孔裏，樊威陡的雙眼一睜，奮盡全身一點餘力，拚力一掙，猛向正中座椅上坐着的和坤，撲了過去！



和坤燭破了樊威的機謀，令衆差役把他打得死去活來。

原來和坤這一次用酷刑拷打樊威，逼他說出叛逆的一切，倉猝之間，沒有擺設公案，樊威爬在地上，距離和坤只有五六尺遠，如果換了常人，受刑傷這樣沉重，當然是絕對難以動彈！可是樊威是乾清宮侍衞的領班，不管他的本領造詣怎樣，總算是個武功上乘的人，他拼着不要性命，在臨死前，也要向和坤反噬一口，樊威雖然受傷極重，他這拚命一衝一撞，居然撲通兩聲，撞到和坤面前，張開牙齒，惡狠狠的一口，咬住了和坤右邊的膝蓋，和坤嚇得魂飛魄散！一聲大叫，幾乎連人帶着椅子，跌翻在地！好在那些差役立即上前，將樊威一把扯下來，左右開弓，劈劈拍拍，向樊威的面上，一連打了二三十個嘴巴，打得他牙齒盡落，滿口順流鮮血，樊威突然拚起狂力，低頭向面前的差役一衝，轟隆，那差役被他撞得四脚朝天，跌翻在地，樊威也狂吼一聲，口噴鮮血，當堂死在地上！和坤真正是怒不可遏，向差役道：「這人萬死不赦，就是死了，也得要把他的屍首碎割凌遲，拖到蘇州閶門外的空地，戳屍示衆！」

所謂戳屍就是把一個犯人的屍首，由劊子手用牛耳尖刀，將屍身上的肉，一塊一塊的切下來，最後挖出心肝五臟，委棄在地，任由野狗爭食，雖然說是人死無知，但是旁邊看見的人，也要驚心動魄，侯景茂、高炎元、邵天華、岳正平一班侍衞，平日跟樊威交好，看見他這樣不明不白的被和坤處死，個個憤憤不平，小安子更加沉不住氣，上前說道：「中堂大人，樊領班已經死了，念在他多年來供職大內，護衞聖駕，還是用一口薄棺，把他收殮了吧！」這幾句話即是勸諫和坤，不要把樊威死後戳屍，那知道和坤一聽之下，勃然大怒，喝道：「安順海，你不過是個小太監，皇上看得起你，把你提拔做侍衞罷了！你一個受了腐刑的人，居然這般大胆，挺撞中堂，人來，把他打三十棍！」左右差

役答應一聲，就要把小安子掀翻在地，侯景茂一班侍衞立即跪了下來，替小安子求情，異口同聲說道：「安順海年少無知，請中堂大人汪涵海量，曲予原宥！」和坤雖然跋扈，却不敢過於苛責御前侍衞，恐怕刺客萬一再來的時候，這些侍衞不肯替自己效死力，豈不糟糕，他裝做怒氣平息的樣子，說道：「本中堂待要重重責打他一番，你們既然代他求情，姑念初犯，饒他一遍，叫安順海滾出去吧！」小安子快快而出，由這天起，他開始對清廷有點離心，消失了以前的熱忱，這是後來的話不提。

和坤發落了樊威之後，向陸巡撫問道：「叛逆躲藏在四明山之說，可信不可信呢？」陸巡撫道：「中堂大人，咱們到了今天，只可以死馬當作活馬醫，就是皇上萬一出了差錯，皇太后懿旨交下來，咱們也可以減輕一些罪名，事不宜遲，立即派兵到四明山去！」和坤道：「慢着，咱們當然是一定去，不過也要有去的方法！」他向典籍官問道：「四明山是浙江那一府管轄的？」這典籍官名叫做張允冲，稟道：「中堂大人，四明山是溫州府管轄的地方，山勢並不很高，可是東南兩方，都可以通出大海的哩！」和坤矍然說道：「既然這樣，咱們要檄令浙江巡撫和兩浙水師帮忙，方才可以緊密地包圍四明山，不讓一個叛逆漏網！」

和坤在內衙裏跟陸巡撫、席知府商量了半天，方才決定搜剿四明山的大計，由和坤用中堂相國的身份，發出一道檄令，命令浙江巡撫沈祖望調動溫州、台州兩地旗兵六千人，在四明山西北兩面佈成圍陣，遮斷陸路通山路徑，不准一切人來往，另外出動兩浙水軍三千人，駕駛戰船一百號，封鎖四明山東南海面，五十里內，一律不准任何船艇居留，和坤另外派癩道姑洪仙韻、寇東萊兩人，帶領清宮

侍衛入山搜索，小安子當然也在其中之列，檄文用八百里快馬飛遞送交浙江杭州，癲道姑一行人也立即起程，至於和坤本人呢？却是乖巧異常，躲在蘇州府衙門裏等候消息，因爲經過茅山圍捕叛逆那一次，和坤已經嚇破了胆，再也不敢親自督師了！

陸巡撫方才交派了命令，侯景茂忽然由內衙裏走出來，說道：「稟告中堂大人，安侍衛不能够跟隨大隊出發，到四明山去哩！」和坤板着鐵青面孔，斥道：「甚麽？小安子怎的不去，好大胆子！」侯景茂嚅嚅道：「中堂大人聽稟，安順海剛才染起病來，他說自己心裏非常不舒服，不能够跋涉長途，請相國大人恩准他在蘇州將息休養幾天，等病好才到浙江哩！」和坤由鼻孔裏重重的哼了一聲，說道：「好！讓他一個人休養吧！」原來小安子剛才給和坤當着衆人駡他做太監，又說他是受了腐刑的人，少年人心高氣傲，那裏當得起這樣的奚落？免不了心頭氣悶，所以推病不去，和坤也是個老官塲了，試問如何不懂，不過在用人的時候，發作不得，只有勉强忍耐罷了！

那知道和坤這樣的調兵遣將的包圍四明山，却着了金弓郡主的圈套，這是爲何，原來孟絲倫知道如果要殺掉和坤，必定要把洪仙韻、寇東萊、安順海這幾個武功高强的好手，調離和坤身邊不可，所以她冒險再用這一條苦肉計，故意把樊威放回蘇州，說自己這班人躲在四明山，好使和坤再次墜入誘敵的圈套，因爲和坤一聽說乾隆帝被關在四明山，必定派出大隊官兵，圍山搜捕，這幾個武林高手，少不免也要參加一份，這樣一來，和坤豈不是變了沒有人護衛嗎？他向來貪生怕死，必定不敢到四明山去，多半留在蘇州等候皇帝的消息，自己乘機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聚合這一班英俠的力量，襲破蘇州府衙，當堂把和坤殺掉，就在癲道姑一行人離開蘇州，第二天晚上三更左右，一班蒙面俠客，

突然在知府衙門附近民房瓦面出現！

這一次參加攻襲蘇州府衙的，除了史存明、孟絲倫兩夫婦之外，還有鐵簑、銅拂、史劍虹、史凌霜老少四人，他們在樊威回到蘇州的第二天，進入府城，照他們的原定計劃，樊威如果哄信了和坤，一定出來跟史存明各人聯絡，報告有關府衙的一切，那知道他們一進城，便聽見大街小巷的老百姓交頭接耳，喧傳着一件事，鐵簑眞人立即過去打聽，那知道一打聽淸楚，原來是樊威已經死難！死了還要給官府戮屍示衆！史存明聽了之後，不禁面色大變！

羣雄也是悚然變色，可是金弓郡主仍舊保持一貫鎭靜，低聲說道：「到玄妙觀去吧！」玄妙觀是蘇州城有名的道觀，美奐美輪，香火很盛，鐵簑、銅拂兩人，跟觀主葉涵虛向來是方外至友，所以孟絲倫在離開西天目山的時候，經已決定把玄妙觀當做藏身之所，她這樣的一說，大家緘口不言，一起到了玄妙觀，鐵簑眞人帶領各人到丹房，謁見了葉涵虛觀主，照直說了一切，葉涵虛却十分爽快，點了點頭，說道：「鐵簑道兄，你和各位英俠如果不嫌這裏五方雜處，儘可以在敝觀住下，可是出入得要小心，因爲玄妙觀附近許多官府耳目的哩！」

第卅八回：半夜闖衙劍氣騰霄巨奸魂飛

大家謝過了葉涵虛，在玄妙觀的客房裏住下，史劍虹兄妹到街上去，不到半天，已經探聽消息回來，和坤殺了樊威之後，還派大隊兵馬，開出蘇州去了，衆英雄一聽之下，相顧愕然，因爲照道理說，和坤一定是燭破了自己的機謀，方才殺掉樊威，既然知道樊威所說是詐，怎的還要派出大隊人馬，到四明山去呢？難道故意佈下誘敵的假局嗎？大家便問金弓郡主對這件事，怎樣決斷？孟絲倫沉吟半晌，說道：「管他是誘敵之計也好，着了我們的圈套也好，俗語有一句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天晚上，不管怎樣！咱們也要到府衙門去，闖他一闖！」

鐵簑銅拂兩人拍手說道：「對了！敵人這邊本領最強的，只有一個癲道姑洪仙韻，但是咱們這面，史大俠的武功儘可以制勝她，其餘的自噲以下，卑不足道，咱們只要拚力殺進衙門裏去，不信和坤那奸賊不授首哩！」這幾句話一說出來，衆英雄熱血沸騰，齊聲贊成，這天晚上，他們一個個的換了夜行衣服，飛上瓦面，離開了玄妙觀，直向蘇州知府衙門進發。

到了附近的民房上，金弓郡主派史虹凌、史劍霜兄妹登高瞭望，只見衙門裏更梆稀落，燈火昏沉，迥非往日刁斗森嚴的景象，史劍虹十分疑惑，便把一切告訴母親，孟絲倫便請鐵簑、銅拂兩道人首先進去，這兩位武當劍客不假思索，各自把袍袖一抖，颯颯兩聲，掠上牆頭，一起一落之間，已經到了知府衙門裏！

他們剛剛進了衙門，迎面燈籠幌動，來了一個更夫，鐵簑眞人立即向銅拂道人打個手勢，銅拂立即明白師兄的意思，探手入兜囊裏，拿出一顆飛蝗石子，閃在花砌背後，等那更夫走近，運指一彈，嗤的一聲輕响，直射過去，打中這名更夫膝蓋的「環跳穴」，這是人身十二痺痲穴道之一，這更夫哎喲一聲，摔了燈籠，不由自主的雙腿一軟，跪在地上，正要高聲喊救！

鐵簑眞人已經一個飛身撲了過去，青光閃閃的劍鋒向那更夫頭頸一架，低聲叱道：「不准叫喊！只一叫喊的話，馬上要了你的命！」那更夫打個寒戰，果然噤口不言，銅拂道人也一個箭步竄過來，兩人的面上都戴着布幕，只露出兩隻光炯炯的眼睛，鐵簑眞人揑着嗓音喝道：「小子！和坤那狗賊在府衙裏嗎？他的臥房是在那裏？」更夫慌忙答道：「好漢爺爺，和中堂不錯是在這座衙門裏，可是他睡覺的地方，小人不知道哩！」

銅拂逼近一步，長劍抖處，劍尖抵住了更夫的咽喉，說道：「你不說嗎？敢是不要活命啦？」更夫嚇得殺鷄似的亂抖，連聲說道：「小小小人沒有說謊，我我……我當然要活命，我還有六十歲的老母呢？和中堂因爲府衙裏以前鬧過刺客，所以他睡覺的地方，十分秘密，別說小人不知，就是知府大人也茫然不曉哩！」鐵簑眞人知道和坤向來奸狡，這更夫所說諒來不假，立即伸指一戳，點了他的啞穴，非要經過六個時辰之後，不能够解開來，銅拂道人把更夫拖到花砌後面，隱在花樹叢裏，然後依照來時約定，向牆外拋出一顆石子，史存明夫婦一見石子飛出，便明白知府衙門裏沒有埋伏，對方沒有擺下空城計了！立即向史劍虹、史凌霜兩人打個手勢，齊齊飛身進去。

衆英俠神不知，鬼不覺的進了知府衙門，只見各座房屋院落，盡是空蕩蕩，靜悄悄的，連平時守

值巡夜的兵弁，也不見了！史存明向妻子低聲說道：「依我猜想，和坤那奸賊可能不在蘇州知府衙門裏吧！」金弓郡主搖了搖頭，答道：「不會，這裏除了知府衙門之外，沒有更大的官衙，和坤不在這裏，難道躲到民居去不成？咱們用心搜索一下再說！」孟絲倫立即把人分做三批，鐵篗銅拂兩人搜索北面，史劍虹、史凌霜搜索西面，自已和史存明搜索東南兩面，金弓郡主還吩咐大家，如果遇着了值夜的更夫和兵勇，儘可能想法子生擒，逼問口供，却不要打草驚蛇，擾及旁人，敗露形跡，萬一遇着危險，立即放出信號火箭，互相呼應，衆人點頭應諾，立即分開，各自搜索不提。

再說史劍虹、史凌霜兩兄妹，仗着自已藝高人胆大，一先一後，施展開陸地飛行功夫來，一溜烟奔向知府衙門的西面，這裏是一個大花園，亭台樓閣，假山池塘，無一不備，還有幾幢精舍，史劍虹估量和坤是當朝中堂宰相，決不會躲到偪促狹小的地方睡覺，可能住宿在這些精舍裏，兄妹兩人穿過花圃，繞過太湖石砌成的假山，來到一幢綠瓦紅牆，雕欄畫棟的精舍面前，史凌霜看見精舍左邊第三扇窗裏，映出一朶燈火，立即扯了扯史劍虹的衣角，用手一指，史劍虹立即醒覺，馬上把腰身一折，用「伏地趕蟬」的輕功，逼近窗下，正要向裏面張望，那知道他才一竄身貼近窗台，屋中燈火倏的熄滅！

小英雄一見這個情形，立時知道不妙，正要扭身旁竄，說時遲，那時快！背後呼的一聲，襲來一股急風，一條矮小人影，疾如脫弦之箭，向史劍虹背心撲到，這人影左臂一伸，用了招「金豹探爪」，駢指疾點小英雄耳後「竅陰穴」，史劍虹頭也不回，聽風辨招，轉身一劍，「火把燒天」，截斬敵臂，他以爲自已這一劍遞出，對方必要側身相避，誰知這敵人的身手，好生了得，一招「畫龍點睛」

，還指一彈，噹噹兩聲，居然用指尖的力量，把史劍虹的寶劍盪了開去，劍身嗡嗡直响，這人更不換招，右掌一伸，「橫身打虎」，猝攻史劍虹的腰肋，史劍虹刷地一旋身，「巧女採菱」，摟步竄了開去，眼光向來人一瞥，失聲叫道：「原來是小安子！」史凌霜飛身過來，叫道：「看劍！」劍花一繞，使用雷電披風劍法，連攻兩招，刷刷，猛向來人攻去！

這矮小人影不是別人，正是乾隆帝貼身衞士小安子，他因爲看見樊威慘死，自已在大庭廣衆前，當面被和坤罵做太監，心裏鬱鬱不樂，所以沒有跟同大夥兒出發，自已一個推說有病，在後園精舍裏休養，小安子思潮起伏，心緒不寧，那裏能夠睡得着覺！所以到了晚上三鼓，他兀自在房裏點了油燈，思前想後，等到史劍虹兄妹摸入花園，小安子的耳目十分靈警，當堂醒覺，立即一口氣吹熄燈火，由後窗竄出來，向史劍虹展開突襲！他一下撲攻史劍虹不中，還未換招，史凌霜抖劍刺來，小安子腰身一幌，如紫燕斜飛，向着橫裏掠出，他低喝了一聲：「好大胆的奸細！快來納命！」

史凌霜嬌聲叱喝：「看你這份身手，本來不錯，怎的這樣自甘下流，做滿淸的走狗！看劍！」凌霜劍刷的一遞，隨聲刺出，一招「雷神揮鑿」，扎向小安子的肋下，史劍虹剛才跟他拆了兩招，知道對方武功特强，當下不再客氣，手中斷虹劍一劃，也用了着「電光過嶺」，疾刺小安子的腰背，安順海看見雙劍齊到，却是不慌不忙，托地向後一跳，把腰帶束着的繡金綢帶抖開來，勁貫腕肘，力透帶身，索的一响，這綢帶似神龍夭矯，向史凌霜粉面拂到！

史凌霜把寶劍斜斜一引，使了着「電母揮袖」，要用內力把對方綢帶粘到自已劍身上，一揮兩段，那知道安順海的帶子，却像一條有人性的靈蛇，呼的一抖，竟自避開劍鋒，反圈過來，拍向她的

胸口，史凌霜估不到小安子這根綢帶，居然運用得伸縮自如，詠詭神奇，劍身一拖，並沒有把對方綢帶砍着，急忙一吸胸腹，身子後仰，只聽拍的一响，自己胸坎被小安子帶梢拂着，登時感到一陣疼痛！眞個又羞又怒！史劍虹半聲不响，斷虹寶劍一引，颯颯，左邊一招「沉雷曳地」，右面一招「怒雷殛木」，刹那間連刺兩劍，截腰斬足，小安子綢帶一拖，拍拍，拂中史劍虹的劍把，身子一個盤旋，左手呼的拍出一掌來，安順海的綢帶本來當作軟鞭使用，剛才一拖之勢有個名堂，叫做「白露橫江」，那知他在帶子倏轉的時候，却打出一掌來，鞭招之中夾着掌法，眞正是變幻神奇，不可捉摸！史劍虹吃了一驚，急忙倒退，右腕被小安子指尖一拂，劇痛異常，低頭一看，原來腕肘近脉門裏，平添了三道淺紅的指印！

史劍虹兄妹武學得自家傳，雖然說不上爐火純青，也是身手不弱，可是剛才跟小安子一對招，先後吃虧，幾乎敗在他的手下，小安子武功之强，可以想見！他兩兄妹全是年少氣盛的人，雖然受了小挫，並不氣餒，兄妹兩人倏地一分，使出雷電披風劍法，刹那間呼呼轟轟，抖出一青一白兩道劍虹，好比銀蛇舞空，賽似靑龍探爪，直向小安子急攻過去！

小安子起先看見史劍虹兄妹的年紀，不過跟過去的管寒溪、桂月娥、凌志輝、凌雲燕幾個人不分伯仲，估量他們武功，造詣有限，所以對方雖然以兩打一，安順海也不慌不忙，只用一條腰帶，勁貫帶梢，應付裕如，可是史存明兩兄妹一使出雷電披風劍，便不同了！只見對方攻勢凌厲，劍光宛似神龍，進招出式之間，隱隱帶着風雷之聲，小安子方才知道對方本領，不可忽視，他凝住一口眞氣，長帶飄忽，綢條捲舞，使出「太乙混元鞭」法，挑、勾、圓、轉、圈、拍，忽柔忽剛，變化瞬息，力拒

雙劍，三個人就在精舍門前的台階下，走馬燈般團團亂轉，鬥了三四十合，不分勝負！

史凌霜看見合起自已兄妹兩人的武功，再加上兩柄斬銅削鐵的寶劍，以兩打一，兀自打不過小安子，心裏十分惱怒，正要招呼兄長，雙雙使出暗器來，務求一逞，忽然聽見西北角上，响起一片喊聲來，有人高聲大叫：「有刺客啦！捉拿刺客！捉拿奸細！」

交戰中的小安子和史劍虹兄妹聽見了喊聲，不禁怔了一怔，小安子猛然醒起一件事來，叫道：「不好！」霍地一收綢帶，折轉身來，一留烟也似的向着花園的另一頭跑去，史劍虹兄妹喝道：「小子別跑！」長劍一幌，啣尾追逐，可是這時候的蘇州知府衙門，已經吵得翻天覆地！

原來鐵簑、銅拂兩個道人負責搜索府衙北面，這一帶房屋櫛比，夾着一個一個的小院落，是皂隷衙役居住的地方，銅鐵二道估量和坤這人，決不會睡在下的人屋子裏，搜索也是徒然，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互相耳語幾句，雙雙跳落一個院子裏，向旁邊的耳房張望，只見這房子裏搭了兩個板鋪，睡着兩人，鼻息如雷，鐵簑眞人一打手勢，拔出背後長劍來，用劍尖揷入窗縫，潛運內力，輕輕一撥，便把窗扇撬開，一個飛身竄了進去，先把這兩人點了暈穴，然後取出一副面具來，抹了燐火，向着面上一套，方才把內中一人的穴道拍活，再拿出一根稻稈來，揷進這傢伙的鼻孔裏，這人不由自主，接連打了兩個噴嚏，蘇醒過來，他把眼睛一睜！看見床前站着一個青臉獠牙的黑衣人，滿面綠光，這人名叫趙五，是蘇州府衙裏一名掌刑的皂隷，失聲叫道：「鬼呀！救命！」

鐵簑眞人伸出一隻綠光佈滿的大手來，向趙五咽喉一叉，怪聲叫道：「我是樊威，死得好苦，要拉你到陰司做伴去！」五指微一透勁，這皂隷的呼吸幾乎窒息，嚇得他連聲央告道：「樊老爺，不是

我害死你的，害你的是和大人，有冤報冤，有仇報仇，你應該找他去啊！」鐵簑眞人肚裏暗笑，沉聲喝道：「很好！你的陽壽未盡，我改天才找你，我來問你一句，知府大人的寢室在那裏！」

這是鐵簑眞人老練過人的地方，他剛才逼問更夫，更夫說不知道和坤住宿之處，這些下人皂隸，當然更加懵懵如也，如在五里霧裏，所以鐵簑眞人靈機觸動，問他知府寢室的所在，因爲和坤睡的地方，決不會跟知府本人的寢室距離多遠，自已大可以在這裏尋得線索，趙五果然害怕了樊威的鬼魂，連聲說道：「對對！樊老爺，你應該找知府大人，是他叫和中堂用刑逼死你的，知府大人的睡房就在內府哩！」他接着把內宅形勢，知府寢室方位說了一遍，鐵簑眞人喝道：「好！就饒了你！」向趙五腦門就是一掌，轟的一响，把他打暈，又再不醒人事了！

銅拂道人看見師兄已經得手，便把窗扇一推，鐵簑眞人一個飛身，由窗裏穿出來，銅鐵二道合在一起，跳上瓦面，直向內宅奔去。

他們依照趙五的話，不到半晌工夫，便找尋着席寶琦知府的臥房，這裏是一座精雅的院子，迴廊縈繞，紗燈掩映，鐵簑、銅拂兩人是武當派成名劍客，他們的輕功經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化境，只一幌身，便自上了臥房瓦面，如一葉着地，沒有半點聲息，就着屋頂明瓦向房裏一看，燈光掩映，羅帳低垂，席知府顯然夢入黑甜鄉裏！

銅拂道人低聲說道：「師兄！一不做二不休，我在這裏把風，你進去照方抓藥，像剛才對待那衙役的法子，把席知府弄醒過來，在他身上得到和坤的睡處！」鐵簑眞人點了點頭，他再拿出那副青面獠牙的假面具來，向自已臉上一戴，



鐵簑眞人伸出一隻綠光佈滿的大手，向皂隸趙五的咽喉叉去。

抹了燐光，倏的翻下滴水簷，穿窗入房，只輕輕一縱身，便自到了那張雕花銅柱大床的面前，鐵簑眞人拔出長劍，把羅帳向上一挑，那知道羅帳掀開；一件出人意外的事，却在鐵簑眞人眼前出現！

原來這張裝璜華麗的大床上，不錯是睡着兩個人，但是這兩個人不是活的，不過是兩個像眞人一般大小木偶罷了！木偶人頭還描了五官七孔，戴了假髮，下半身還蓋着一床繡被，鐵簑眞人呆了一呆，不旋踵間叫道：「不好！中計！」話未說完，四面牆壁起了一陣叮叮噹噹的响聲，原來他挑起床帳時，已經觸動了報警的關鍵，刹那之間，四面銅鈴齊齊响起來，警號大作。

知府臥房的床裏，怎會睡着假木人呢？這是和坤防患未然，聰明過人之處！原來和坤自從乾隆帝失踪之後，凛凛自危，他知道自已平日好事多爲，叛逆捉拿了乾隆帝，必定不肯放過自已，遲早會捲土重來，對自已有所不利，所以他在蘇州知府衙門裏，一到晚上，便自提心吊胆，對自已睡覺的地方，十分詭秘，他睡在距離席知府臥房不遠的一個地下密室裏，這密室本來就是貯藏卷宗文件的，和坤却吩咐席知府把密室挪空了，做自已的臥房，又吩咐把地下室的進口，封閉嚴密，這樣一來，即使刺客到來，也找尋自已不着了！至於席知府的床上，怎的要放着木人呢！原來席寶琦是個最懂拍馬屁的官員，他看見中堂大人睡到偪促悶氣的地牢裏，表示自已和中堂相國同甘共苦，連本人的睡榻也一起移到密室，陪伴和坤，這樣一來，席知府原來睡的床榻便丢空了，和坤又想出一個主意來，在空床上放了木偶假人，帳幔和枕被都裝了暗線，透入牆壁，如果有人一觸動床上任何東西，牆壁的响鈴便受暗線牽動，自已會响起來，這一來空着的床榻不但可以賺騙敵人，還可以做報警的關鍵，眞正是一石二鳥之計，這個秘密只有和坤身邊幾個心腹知道，鐵簑眞人不明所以，便自上了和坤的當！

銅拂聽見响鈴振動的聲音，立即叫道：「師兄快走！」鐵簑眞人怒從心起，手起一劍，把這兩個木偶的人頭，齊頸砍做兩半，然後一個飛身，穿出窗外，這時候院子月洞門外跑進兩個衙役，一眼瞥見鐵簑眞人滿面燐光的惡鬼面孔，嚇得脚也軟了！叫道：「哎呀！救命！」鐵簑眞人更不容情，劍光一閃，這兩個差役人頭滾落，屍横就地！

不過他雖然砍掉了兩個衙役，但是响鈴聲音，已經把附近的跟隨下人驚醒過來，人人高聲叫喊，史劍虹兄妹剛才在花園裏聽見的吶喊聲音，就是鐵簑眞人觸動响鈴的結果，刹那之間，整個知府衙門山騰海沸！

史存明孟絲倫夫婦在東面的房舍搜索，忽然聽見喊聲，不禁愕了一愕，急忙向內宅飛跑過去，剛才飛越過四五間屋的瓦面，暗影裏現出人來，高聲喝道：「喂！好大胆的奸細！」孟絲倫拔出彈弓，刷刷刷，一連幾彈，把這些人打得叫苦連天，抱頭鼠竄，不過在這時候，蘇州城駐防的滿清旗兵，紛紛出動，人馬雜沓，直向知府衙門開到。

鐵簑銅拂由內宅衝出來，恰好跟史存明夫婦遇個正着，鐵簑眞人叫道：「史大俠，今天晚上找尋奸相不着，饒他多活幾天，快走！」史存明看見衙牆外面，火炬如龍，知道如果不走，大隊清兵開到，脫手便不容易，他向孟絲倫道：「虹兒霜兒怎的還不快來，難道他們還要留戀不走嗎？」話未說完，兩條人影疾如脫弦之箭，自遠而近，正是史劍虹史凌霜兄妹，史存明大喜道：「咱們的人齊了，拚力衝出去！」

老少六人展開輕功身法，嗖嗖幾聲，如燕子掠空，眨眼之間，出了知府衙門，可是大街上馬蹄急

闐，一隊馬軍像旋風也似的，衝鋒過來，金弓郡主忽然有了主意，叫道：「咱們大家過去，每人打倒一個騎兵，搶奪一匹坐馬，向閶門衝出去！」

史存明道：「娘子，這裏不是草原大漠，是房屋櫛比的蘇州城，咱們有了騎馬，也不能够衝開城門哩！」孟絲倫道：「你別說不中聽的話，我當然有法子出城，快搶馬匹，時機一縱便逝哩！」鐵箕銅拂知道金弓郡主一定另有奇謀，再也不假思索，劍光一閃，齊齊使出「紫燕穿簾」的輕功，飛掠過去，手起劍落，跑在最前面的兩個滿清馬軍，立即變了無頭之鬼，屍身由馬鞍滾落，武當雙道一聳身跳上馬背，勒轉轡頭，向騎兵隊伍裏直闖！

史劍虹兄妹看見鐵箕銅拂斬殺清兵這樣俐落，失聲叫道：「好劍法！我們也來學他的樣！」斷虹凌霜二劍盤空一繞，又向兩騎馬軍撲了過去，這兩個清兵急挺長槊相迎，只聽見拍拍兩聲，劍光過處，寶劍把槊頭削折，史劍虹兄妹手起劍落，把兩名清兵砍落坐騎，奪了馬匹，騰身聳上，這樣一來，他們六個人中，已經有四個人順利奪馬成功了！

史存明和金弓郡主兩人呢？却是不慌不忙，好整以暇，史存明看準了騎兵隊裏，一個戴白石頂子的戈什哈武官，然後一聲大喝，飛撲過去，有兩個清兵正要挺槍刺他，被他這一聲霹靂也似的叱喝，嚇得不由自主，倒退幾步！史存明奔雷也似的，一下子便到了戈什哈的馬前，使出三陰滅陽掌勁，呼的一掌推出，這一掌的力量把戈什哈打得直拋起來，在半空翻了個跟斗，撞在另外一個騎兵的身上、撲通咕冬，兩個人齊齊落馬，騎兵固然跌得頭破腦裂，那個戈什哈呢？却是倒霉，史存明這下重手連他的肺腑也打裂，七竅流出鮮血，嗚呼哀哉，送了性命！

衆清兵不禁一陣大亂！史存明夫婦趁勢奪了這兩匹空着的坐騎，金弓郡主叱喝道：「阻我者死！讓我者生！」一拉彈弓，嗤嗤嗤，發出一陣連珠彈丸，清兵連聲喊叫，抱頭鼠竄，自動讓開大路，史存明一拍坐馬，六匹馬二十四盞鐵蹄，潑剌剌的翻動，踢起滾滾征塵，通到大街，奔向城門，他們這一次騎馬突圍，不但表現了無比的機智，還針對了清兵的弱點，這是甚麼緣故呢？原來知府衙門報警之後，蘇州參將劉守本和游擊聶雲雄，馬上動員全城旗兵，扳登民居瓦面，個個準備强弓硬弩，撓鈎套竿，準備阻截刺客，因爲他們知道這班刺客，全是江湖俠士，各有一身高來高去的本領，必定扳登瓦面逃走，如果在平地上截他，收效很微，究不如把所有兵弁集中在瓦面上，只一看見有人跳上瓦面，立即萬弩齊發，這樣一來，刺客就是生長了翅膀，也不能够飛出城池，另外用馬軍在街上巡邏兜截，那知道金弓郡主却是料敵機先，她知道自己這一逃走，跟上次假扮欽差擄刼乾隆帝逃走的情形，萬然不同，那一次自己刼持着皇帝，清兵就有千軍萬馬，也不能够不投鼠忌器，這一回可不同了！自己沒有人質，清兵可以亂箭交射，而且對方有過上一回的經驗，必定把大部份弓箭手集中在屋瓦上·自己這一班人索性衝入清兵的騎隊裏，奪馬逃走，必定出敵人之所不意，金弓郡主眞正是料敵如神，六個人六匹馬，一溜烟的直跑，沿路上並沒有受到多大阻擋，便自跑到閶門的城樓下，不過這時候城門已經關閉。城樓上密佈清兵，火炬如龍，一看見史存明六人乘馬跑近，一聲哨子，嗤嗤嗤，一蓬箭雨向他們射到！

金弓郡主高聲大叫道：「存明！鐵箕銅拂道長，你們搶上城樓，虹兒！霜兒！你們斬關落鎖！」話未說完，史存明坐馬已經接二連三的中箭，史存明更不打話，拔出背後長劍，趁坐馬中箭負痛跳高

的時候，脚尖一點馬鞍，呼呼，連人帶劍，用個「白鶴冲天」的身法，竄起兩丈多高，蘇州是江南大城，城牆高凡三丈，史存明舞起一道劍虹，撥開箭雨，竄到盡處，伸左脚向城牆壁磚縫一點，藉着脚尖一踢的力量，再用「鷂子鑽天」的身法，向上一拔，恰好跳到堞樓，劍光一繞，砍翻了三四人，清兵吶喊一聲，紛紛挺起刀槍，向史存明殺到！

可是鐵簑銅拂兩人也緊接着史存明之後，竄上堞樓，他們跳上城牆的方法，也是學史存明一樣，用脚尖一踢城牆。借力使力，到達牆頂，三個人三柄劍施展開來，有如雷轟電掣，蛟龍飛舞，所到之處，清兵的弓箭手像下了湯鍋的老鼠一般，斷肢折骸，血肉橫飛，刹那之間，城樓上秩序爲之大亂！

孟絲倫看見箭雨稍疏，向史劍虹兄妹喝道：「快砍城門，你們手裏削鐵如泥的寶劍，是拿來吃飯的嗎？還不快去！」兩個小英雄霎然醒悟，飛身下馬，疾如脫弦之箭也似，撲近城門，斷虹淩霜兩柄寶劍閃電似的一盤一繞，錚錚兩聲，粗如兒臂的鐵城門閂，齊齊斬做三截，叮噹落地，史劍虹再用力一撞，轟轟，竟把兩扇關閉着的城門，撞開一扇，孟絲倫母子三人，趁勢衝了出去！

史存明和鐵簑銅拂三人，在城樓上一陣往來衝殺，砍翻了幾十名清兵，看見金弓郡主和史劍虹兄妹已經出城，史存明一聲口哨，向城外湧身跳下，銅拂道人接着跳落，鐵簑眞人押在最後，他一眼瞥見城樓左面，豎立了一支冲天刁斗木旗桿，這是準備給巡城哨兵瞭望用的，鐵簑眞人立時生出主意，一劍劈去，他這一劍用足內家眞力，海碗也似粗細的木旗桿，嘩啦啦的一响，齊中腰斬成兩截，旗桿上站人的四方木斗，連同那面蜀錦造的黃龍旗，轟隆隆的倒了下來，跌落清兵的人叢裏，壓倒了五六名兵弁，把清兵嚇得四下亂竄，魂飛魄散！鐵簑眞人方才一聲長笑，飛下城牆，轉瞬之間，消失在夜

幕裏，沒影無踪！

再不說知府衙門裡的情形，以及蘇州城的忙亂，且說史存明老少一行六人，逃出了蘇州城，一口氣跑出十幾里之外，直到鄧尉山附近，方才停了下來，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鐵簑眞人說道：「咱們今天白白到知府衙門裏吵了一遍，連和坤的影子也見不着，眞正不值！」銅拂道人說道：「今天晚上，咱們並沒有遇見眞正的對頭，連乾隆帝的近身衞士，也遇不着一個，這不是古怪嗎？依照貧道猜想，和坤可能不在府衙裏，秘密離開，到四明山去啦！」這幾句話一說出來，大家表示不信，因爲和坤貪生怕死，他那裏肯親自帶人去救乾隆皇帝呢？史存明在各人意見紛紛的時候，却是悶聲不响，等大家說話差不多了！突然開口說道：「列位留神！有人跟綴下來哩！」

鐵簑眞人吃了一驚，問道：「史大俠，有人跟下來嗎？是那個人，是不是官府的鷹爪子？一共有多少人！躲在那裏？」史存明哂然一笑道：「這人是由蘇州城一路跟下來的，當然是滿清走狗，他只得一個人，躲藏在那裏嗎？就在咱們離身不到十丈之地！」

第卅九回：矢復漢江山　孟郡主劃策太元洞

衆人聽見史存明說，這跟綴下來的敵人，就在離身十丈以內，不由嚇了一跳！異口同聲問道：「史大俠，有人跟踪咱們嗎？他在那裡？」史存明長笑一聲道：「在那裏嗎？我現在請他出來吧！」話才出口，拔身一縱，他本來是盤足趺坐在地上的，祇用左手向地上一按，颯聲風响，如白鶴冲天，掠起一丈多高，如雁翅斜展，向下一落，朝着衆人身邊不遠的矮樹叢後，刷的落了下去。

果然不出史存明的所料，就在這一叢矮樹的背後，隱伏了一個人，這人不是別個，正是乾隆皇帝貼身侍衛安順海，你道小安子怎會一個人跟綴下來？原來就在羣俠大鬧蘇州知府衙門，到處搜殺和坤的時候，小安子已經跟踪着史劍虹、史凌霜兄妹，亦步亦趨，等到衆英雄衝出州衙，小安子也是鍥而不捨，甚至史存明孟絲倫六位老少英雄，在大街上截殺滿清馬軍，搶奪坐馬逃走的時候，小安子也沒有一絲一毫放鬆，沿着大街上的民房，兎起鶻落，一路追踪，由城裏追出城外，小安子之所以要這樣做，一來固然是藝高人胆大，有恃無恐，二來也是一半帶着負氣，他因爲在大庭廣衆之前，給和坤當面辱罵自已出身太監，是個五體不全的人，故此他在今天晚上，下了決心，一路跟踪史存明這班人，好歹也要把乾隆帝的下落刺探出來，建立不世奇功，這樣一來，和坤還敢看輕自已嗎？那知道小安子雖然自負輕功了得，不容易給敵人發覺，誰想史存明的本領，比他還要高強，小安子雖然隱身在矮樹叢裏，仍然被史存明聽出呼吸的聲音來，史存明一聲長笑，使出峨眉派的擒拿神功，向小安子藏身之

處飛撲過去，舉手一抓，向他頂心腦門抓到！

小安子看見撲向自已的，竟是本領最高的史存明，不禁大吃一驚！這種凌空下搏的招式，使用的人，若果不是估計自已武功比敵人高出幾倍，決不敢用，小安子那裏還敢硬抗，立即使用地堂功身法，身子向着旁邊一個傾側，左肩首先着地，骨碌碌的向外一滾，不過這一滾之勢，全是虛招，安順海剛才滾出三尺，倏的又往回一捲，他這樣的先虛後實，正是聰明過人的地方，因爲一般人使用地堂功，祇着重外圈的滾避，滾得越遠越好，小安子知道史存明的輕功本領，十分精妙，這凌空一搏的招式，分明倣傚鷹隼搏食之形，自已不管怎樣滾向外圈，也逃不過史存明的手抓，與其這樣，不如滾向內圈，還可以出敵人之所不意！小安子這樣先虛後實的來回一滾，果然把史存明這一下煞手閃過！

原來史存明這飛身一撲的功夫，有個名堂，叫做「神鷹攫隼」，神鷹是鷹類中最大最猛的一種，不但力大無窮，而且眼光最利，牠能够在幾千尺的高空，看見地上滾動的豆子，所以抓拿其他禽鳥，百不失一，史存明這一撲之勢，就同一頭撲拿雀鳥的神鷹相彷，小安子向外一滾的時候，史存明雙掌一拍，身子直向外圈飛落，那知道對方臨時變換了方向，往回一捲，史存明立即撲了個空，可是他的武功造詣，差不多到了爐火純青的化境，一撲不中，身子並不着地，刷地一個盤旋，振臂如翼，猛向小安子朝着裏面回滾的內圈，撲了過去！

小安子剛好翻起身來，看見史存明脚不點地，居然能够凌空換招，不禁大吃一驚！他立即曲起手肘，雙臂一橫，左手一招「彎弓射虎」，右手一着「水底斬蛟」，一橫一直，向敵人推撞過去，小安子的父親，生前是一個本領高強的血滴子，武功確有精諳獨到之處，安順海的本領，完全是照着父親

留下來的遺書圖譜修習而成，所以門戶詭奇，不依常軌，這兩招可說是臨危救命的殺手，非同小可！那知道史存明祇輕輕的一幌身，便用地缺翁傳授的旋風掌步法，一下由小安子身邊掠了過去，安順海兩招擊空，暗叫一聲：「不好！」說時遲，那時快，猛覺自已背心一緊，被史存明五指一攏，抓住了背後的衣服！

背後是人身的死角，一吃對方抓住，任你有天大的本領，也是難以掙脫的，小安子却是機警過人，手臂一彎，用了縮骨功勁，左邊的拳頭橫勾回來，砰的一拳，打中史存明抓住自已背心的手臂，照常理說，一個人被對方抓住背心，决不能够扭身發拳，可是小安子從小苦練童子功，骨軟如綿，手脚四肢可以隨意拗曲，尋常人不能够發拳的角度，小安子照樣可以出拳擊敵，這一拳恰好打中史存明臂彎「三里穴」，史存明登時感到手臂一痲，抓住安順海衣服的五指，立即鬆了開來，小安子立即向下一伏身，雙手按地，後面一脚直飛起，一招「反彈鈎腿」，猛向史存明小腹丹田穴反踢過去。

小安子這一脚明是攻敵，其實是解救自身，因爲史存明雖然鬆開手指，仍然站在自已背後，他這一脚祇要把史存明迫開幾步，自已便可以脫離不利的位置，那知史存明自從練了地缺翁的圖譜，武功變幻莫測，小安子這邊身子向地一撲，那邊史存明使出擒拿手法來，伸手向下一抓一撈，其疾如電，把小安子的脚踝擒個正着，用力向外一摔，他這一摔之力十分强大，小安子腰背着地，疼得發昏，史存明一聲斷喝道：「把他拿了！」史劍虹史凌霜兄妹雙雙撲上前，史凌霜蓮足一起，踢中小安子腰間「鳳尾穴」，史劍虹劍光一閃，靑閃閃的劍鋒，已經抵住他的胸膛，喝道：「別動！」小安子渾身痲軟，要想運氣衝穴，却被史劍虹用劍抵住胸口，動彈不得，祇好索性躺在地上，史劍虹更不客氣，解



小安子手臂一彎，砰的一拳向史存明臂彎的「三里穴」撞去。

了他的腰帶，把小安子綑了，史存明道：「咱們不要躭擱了，立即起程，回山去吧！」衆英雄知道史存明提防還有別的能手，跟踪下來，立即帶了小安子起程，連夜趕回西天目山不提。

再說史存明在無意之中，擒住了小安子，心裏十分高興，金弓郡主向史存明耳邊低低說了幾句。史存明搖了搖頭，說道：「要把這姓安的降伏過來嗎，他自小在宮廷裏長大，陷溺已深，恐怕不容易吧！」孟絲倫道：「他的年紀還小，跟皇帝的日子不多，迷途未遠，良知仍在，咱們祇要如此這般，便不難學樊威那樣，把他降伏到我們這一邊，你不相信祇管試試！」史存明一想也是，在路上有話便長，沒話便短，走了四日四夜，到第五天清晨，已經回到西天目山，史存明依照金弓郡主的計策，把小安子關在中元洞裏，（即是不久以前樊威囚禁的地方）然後一齊到太元洞去見乾隆皇帝，乾隆帝在洞裏過了差不多半個月的幽居生活，覺得十分納悶，一見了史存明，負氣說道：「朕已經件件依從你們，你們怎的還把朕留在這裏，如果給皇太后知道消息，把大事弄僵的時候，不要怪我！」

史存明看見乾隆帝負氣的樣子，覺得十分可笑，金弓郡主在旁邊插嘴說道：「皇上不用心焦，我們這次到來，正正要把皇上送回蘇州呢？」乾隆帝一聽之下，不禁大喜，連聲問道：「哦！把我送回蘇州，那好極了！馬上就動程吧！」史存明向孟絲倫使個眼色，金弓郡主搖了搖頭，說道：「皇上，你要想動程回蘇州嗎？聽說京師方面，皇太后已經知道了你這次巡遊江南的原因哩！」

這幾句話一說出來，煞有奇事，乾隆帝一聽之下，不禁吃了一驚，顫聲問道：「怎麽？皇太后已經知道了我的事嗎？是那一個洩漏消息的？」孟絲倫冷笑道：「皇上，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爲，皇太后也不是蠢材，你這次帶了和坤微服巡遊江南，焉知道皇太后這一方面，不會懷了心病，難保她不

知道你是爲了訪查自已身世，方才巡遊江南呢？老實說一句話，如果給皇太后洞悉了一切情形，皇上今後可不妙哩！」乾隆半信半疑的說道：「太后遠在京師，怎會知道我的一舉一動，除非是有人給太后臥底，向京師那面傳遞消息那又當別論了！」

岳金楓道：「皇上這次微服南巡，對你自已身邊的人，可絕對信任嗎？」乾隆帝怔了一怔，略爲沉吟半晌，方才說道：「跟我由京師一路出來的，祇有和坤和小安子，和坤對朕一向忠心耿耿，難道他還會出賣朕不成？」史存明道：「除了和坤之外，難道沒有別人嗎？」乾隆帝矍然道：「難道是小安子！」他說到這裏頓了一頓，說道：「他的爹爹是血滴子，他自小在宮裏長大，怎會和太后互通聲氣，違反朕躬，更無此理！」史存明聽說小安子的父親是前朝血滴子，立即計上心頭，問道：「皇上，我史存明有一句不中聽的話，要向皇上討教！」

乾隆帝道：「祇管說吧！」他的心頭陡的掠起一片疑雲，不知道小安子會不會出賣自已，史存明道：「聽說前朝的雍正先皇帝，多疑善妒，他做皇太子的時候，收羅了一班身懷絕技的劍客，取名叫血滴子，誅鋤異已，殺了人後毀屍滅跡，後來他還利用這班血滴子劍客的力量，竄改遺詔，登了大位雍正先皇帝一正位，立即效法漢高祖的兎死狗烹手段，將這班血滴子劍客，完全用毒酒酖殺了，是不是眞正有這一回事？」乾隆帝聽了這番話，禁不住面紅耳赤！

要知道那時候雍正帝和江南八大俠（即是血滴子劍客）的恩恩怨怨，雖然播遍民間，但是乾隆帝自小在深宮禁苑裏面長大，對自已故去先皇帝的種種事蹟，反而茫然沒有半點知曉，直到雍正帝在即位第十三年冬至晚上，離奇暴斃，失掉人頭之後，乾隆帝方才對自已父親的行徑，微有所聞，不過宮

禁之內，朝廷之上，赫赫威嚴，有那一個敢在皇帝面前，談說先皇帝的事呢？（更何況是皇帝被人刺死，這樣不名譽而丟面的事。）像史存明這樣單刀直入，在乾隆帝面前，揭露雍正先皇帝的陰私隱事，試問他如何不難堪；與及何等尷尬？

乾隆帝嘿然不語了一陣，方才慢慢的回答道：「朕對先皇帝的事情，不大了了，因爲君父之事，深爲朝廷諱言，至於血滴子的傳說，大抵空穴來風，其來亦有自吧！」史存明道：「皇上，事情的可疑點，就是在這裏了，小安子的父親，是前朝血滴子，雍正先皇帝兎死狗烹，將血滴子劍客盡行毒死安順海的父親當然是在罹難之列，小安子雖說自小在深宮裏面長大，可是道路傳說，他未必絕對沒有聽聞，皇上萬乘之尊，高高在上，也聽見陳閣老的疑案呢？他和太后暗通聲氣，未必沒有可能呢！」乾隆帝聽了史存明這番話，疑心越熾，以爲小安子眞正的出賣自己，立即問道：「如果皇太后知道了消息，大事豈不是要功敗垂成？咱們應該怎樣應付？」

金弓郡主在旁邊挿嘴說道：「旣然皇太后知道了一切消息，咱們祇有先發制人，才是上上之策！」乾隆矍然問道：「哦，怎樣先發制人呢？」孟絲倫道：「大丈夫遇到非常之變，就要當機立斷，我們事不宜遲，立即把皇上送回京師去，一面詔告天下，恢復漢家衣冠朝儀，另一方面把朝上的滿洲大臣，太后黨羽，統統貶謫閒缺，排除一切內在阻力！運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剷除荆棘障碍，不知道皇上有這個勇氣沒有？」

乾隆帝愕然道：「你們就把朕送到京師嗎？怎的不把朕送回蘇州去？讓朕跟和坤商量，他是中堂相國，像這樣重大的一件事，決不能够不跟他說的哩！」岳金楓勃然說道：「皇上怎的這樣寵信和坤

他本身是滿族人，怎會幫助皇上排滿興漢呢？」孟絲倫道：「陛下如果先回蘇州，那就變了受制於人，一舉一動逃不出皇太后掌握，跟先發制人的宗旨，大不符合了，俗語說得好，兵貴神速，還是先到京師去吧！」乾隆躊躇說道：「如果剷除太后黨羽，排斥滿族王公大臣，萬一他們不甘受命，煽動各省旗兵反抗起朕躬來，豈不是天下大亂？」金弓郡主笑道：「這一點陛下毋須過慮，只要皇上下詔恢復漢家朝儀，全國佔大多數的漢人，必定人心振奮，陛下同時降下諭旨，所有旗兵統領完全交給漢人將官節制，這樣一來，那就變了蛇無頭而不行，滿族王公大臣，要想煽動旗兵造反，也是不能够了！」乾隆還在猶豫，孟絲倫又說道：「陛下目前的處境，彷彿玄武門之變以前的李世民，當時他的長兄太子建成，胞弟齊王元吉要殺害他，李世民當時如果沒有超卓過人的胆力，先發制人，策動玄武門之變，殺掉建成元吉，恐怕已經被建成元吉殺死，再也沒有日後的貞觀天子了，太宗皇帝在緊急關頭，對同胞手足尙且不徇情，何況陛下還是漢人之後呢？」金弓郡主這幾句話，打中乾隆帝的心坎，乾隆帝神情激越，不假思索的叫道：「很好！就這樣幹？」

史存明、岳金楓不禁大喜，說道：「陛下能够當機立斷，方才可以效法唐太宗、宋太祖開基創業，好！明天馬上起程到京師去！」乾隆霽顏說道：「如果成功大事，卿等就是開國元勳，朕必裂土分茅，富貴與共！」且不說史存明孟絲倫夫婦，安排一切，另一方面，再說小安子被囚在中元洞裏，鐵簑、銅拂和史劍虹兄妹跟他閒談，他們依照金弓郡主的錦囊妙計，首先向他說滿人怎樣壓迫殘殺漢人，像揚州十日，嘉定屠城一類故事，小安子自小在深宮裏長大，受朝廷的供養，後來又得到乾隆帝的寵幸，選拔做貼身侍衞，那裏會有滿漢之見？鐵簑銅拂說了半天，小安子漠不動容，史劍虹看見第

一條計策攻心不成，立即把話鋒一轉，說到和坤那一方面，幾個人把和坤欺君罔上，賣官鬻爵種種劣跡，說了又說，滔滔不絕，他們這樣一來，可對了小安子的脾胃，小安子自從代替樊威求情，被和坤當衆辱罵之後，他對和坤諂上凌下，妄作威福的行爲，已經恨入骨髓，現在聽見各人罵和坤奸惡，不禁喜形於色，史劍虹看在眼裏，暗自高興，心中說道：「任由你聰明乖巧，始終要墜入咱們的圈套！」當天晚上一宿無話，到第二天早上，史劍虹兄妹去了一遍太元洞回來，向小安子問道：「姓安的，你能夠做皇帝御前侍衛，是和坤提拔你的嗎？」小安子忿然答道：「胡說！是皇上親自選拔我的，跟和坤那奸賊有什麼關係？」史劍虹笑說道：「那麼，你的本領又是誰人傳授的呢！」小安子呆了一呆，說道：「哦！我的本領是雍和宮喇嘛傳授的，不過，我爹爹遺下的拳經圖譜，給了我不少助力哩！」史凌霜猝然問道：「你爹爹叫什麼名字？他去世那一年，你才幾歲？」

小安子怔然說道：「哦！我還在襁褓中，爹爹便去世了，母親也不知下落，我還是宮裡乳娘養大的呢，不過我聽見旁人說，我先父也是御前侍衛，咦！你們怎的要盤問這些事？」史劍虹冷笑一聲道：「唔！你是給雍正先皇帝害死的血滴子遺孤了，你父母給雍正活生生的毒死，你卻給仇人的兒子保鏢，可悲可嘆！」

安順海聽了「血滴子」三字，不禁嚇一大跳，說道：「咦！血滴子，你說的是那能夠割人腦袋，殺了人不見血的血滴子嗎？」鐵簑眞人呵呵笑道：「不錯！血滴子的本身，只是一個形如圓球的皮袋，袋口裝了四把鋒銳無比的小刀，小刀底下頂着彈簧，用的時候只把皮袋向人頭一罩，劈拍兩聲，袋口四柄刀交叉一切，便可以把一個人的頸項活生生的切斷，人頭跌落皮袋裡，再用化骨藥粉一彈，

這腦袋便皮骨盡化，連頭髮也不留下半根，當年雍正皇帝跟大將軍年羹堯兩人，製了這些害人的血滴子，給自己的衛士佩帶，晚上便到處出動，任意害人，不到幾年，雍正看見自己勢位鞏固，要害的人也殺得差不多了！便把這班幫他殺人的血滴子劍客，召集到聚英樓上，御賜酒宴，把最厲害的鶴頂紅毒藥，下在酒裡，將他們全數毒死，你爹爹呢！不用說也是在受害之列啦！」小安子一聽之下，立即跳起身來，叫道：「當眞有這一件事，你是不是滿口胡說？」

鐵簑銅拂兩位道人呵呵大笑起來，說道：「那一個滿口胡說？你如果不相信，大可以向江湖上的朋友打聽，血滴子俠客是不是給雍正皇帝鳥盡弓藏，狠心毒死？他後來是不是無緣無故死在深宮？給刺客砍了腦袋？」小安子對自己身世，本來就有一點存疑，因爲自己在雍和宮長大，自從懂得人事那一年起，便不見了本身的父母，尤其是雍正皇帝三更半夜，給天外飛來的俠客刺死，割了首級這一件事，宮裡雖然沒有人敢胆公開明說，卻是上自總管，下至太監，無人不曉，小安子聽了銅鐵二道的話，呆如木鷄，半晌做聲不得，史劍虹卻在旁邊說道：「姓安的，一個人連自己父母給人家害死了也不知道，還逞什麼英雄？我們可以馬上放你下山，你回到禁宮大內裡，小心打聽一下吧！」

小安子白面通紅，陡的跳起身來，連聲叫道：「你們帶我去見皇上！我要問皇上去！」他說着一幌身，就要向洞外直闖，鐵簑眞人伸手一攔，喝道：「不要亂動！你忘記了自己的身份是俘虜嗎？」

小安子瞿然醒悟，頹然坐下，銅拂道人柔聲說道：「安順海，殺害你父母的是雍正先皇帝，雍正已經死了許多年，連骨頭也變成塵土啦，你本身是漢人，又有一身大好武功，你要報仇，怎的不從遠大的地方着眼呢！」小安子聽了這幾句話，頓開茅塞，失聲說道：「對了，當今皇上也是漢人哩！」

銅鐵二道看見小安子也知道乾隆帝生身父母是漢人的秘密，不禁愕然，可是不旋踵間，立即醒悟過來，乾隆這一年微服南下，訪探陳世倌的故宅，査究海門陳家族譜，小安子終日跟隨皇帝的身邊，知道乾隆帝的身世隱秘，也不是奇事呢！史劍虹道：「不錯！現在皇上也跟我們同一意旨，答允了跟從我們排除滿人，光復大漢河山，你知道不知道？」這幾句話一說出來，小安子十分驚奇，不過他知道史存明、岳金楓、鐵簑、銅拂等人，完全是成了名的俠義中人，決不會說假話，皇太后對乾隆的多方掣肘，皇帝母子兩人滿懷心病，小安子也約略知道一些，他向鐵簑眞人說道：「如果皇上有志恢復大漢河山，我安順海也願意追隨各位，蹈湯赴火，就是粉身碎骨，也是絕無後悔！」

史劍虹想不到小安子以一個在宮廷長大的人，換句話說，即是清朝從小畜養到大的鷹犬，居然也會迷途知返，恢復本來面目！不禁喜出望外！立即上前拍了拍小安子的肩頭，翹起大拇指來，讚道：「好兄弟，這才是大漢的英雄兒女，二妹，咱們立即告訴爹爹，請令定奪！」兩兄妹興沖沖的走出中元洞，小安子向鐵簑眞人問道：「道長！皇上就在這裡嗎？可以不可以讓我見他一面呢？」鐵簑銅拂兩人已經受了金弓郡主孟絲倫的錦囊妙計，搖搖頭道：「皇上不在這兒，你要去見他嗎？來不及啦！他明天就要返回京師哩！」小安子吃驚道：「哦！皇上怎的不先回蘇州呢？」鐵簑眞人笑道：「這是史大俠的神機妙算，咱們只知道奉令行事，小兄弟，你既然決心棄暗投明，史大俠一定對你有安排，耐心等一等吧！」過了頓飯工夫，史劍虹兄妹由太元洞回來了，一見了小安子的面，便笑說道：「爹爹聽見你肯改邪歸正，非常高興，他吩咐你在三日後跟我們一齊動程，北上京師，到了北京城之後，還得要多多借重你哩！」小安子唯唯諾諾。

且不說史劍虹兄妹陪伴着小安子，施展他們母親孟絲倫安排下的錦囊妙計，再說史存明夫婦和岳金楓狄鵬舉師徒四人，就在這天淸晨絕早，陪伴着乾隆帝，離開西天目山，沿着官道驛路，直入江蘇，由蕪湖渡長江，再依循着安徽陸路，北上齊魯，一路上有話便長，沒話便短，一個月後，已經到達近畿郊外的豐台縣，花團錦簇的北京城，已經遙遙在望！

乾隆帝第六次巡遊江南，他離開北京時不過是三月暮春，這一次回到京師，已經是涼秋八月，還差七天就是中秋月圓佳節，乾隆帝到了豐台，向史存明夫婦問道：「前面不遠就是京師了！朕應該怎樣進城？明着返回去呢？還是暗裡回去？」

金弓郡主沉吟半晌，方才說道：「陛下是微服巡遊的，秘密離京，這一次還是暗裡回去吧！雖然暗中回去，皇上也要降下一道密旨，吩咐一位大臣接駕！」乾隆略一沉思，毅然說道：「好！就命令中堂學士劉鏞接駕吧！」他立即取出詔紙來，書寫一道御敕，蓋了御璽，問道：「那一位英雄代朕拿這紙密詔入京，交到劉鏞相府去？」狄鵬舉慨然說道：「狄某不才，替皇上略效微勞，拿這密旨進京去吧！」乾隆帝一聽之下，不禁大喜，便把這一道詔敕交給狄鵬舉，狄公子飛身上馬，一溜烟也似的跑去，乾隆和史存明夫婦、岳金楓續後起行，他們一行人來到北京城永定門外，大學士劉鏞已經帶了幾個隨從，恭迎御駕。

劉中堂一見了乾隆帝，叩頭說道：「微臣不知聖駕回鑾，有失迎迓，死罪死罪！」乾隆答道：「朕這一次秘密回來，朝上百官文武茫然不曉，何罪之有？朕離京師數月，朝廷可發生了特別的事情嗎？」劉鏞答道：「哦！沒有，微臣月前得閱家報，知道陛下駕臨南通的時候，曾到微臣宅第，御筆

書賜『天下第一家』的牌匾，殊深汗顏，聖恩浩蕩，微臣合家盡沐皇恩，誓效犬馬之報！」乾隆笑了一笑，忽然說道：「朕這一次私自離京，皇太后那一面，可有說閒言嗎？」他最提心吊胆的，就是這一件事，劉鏞說道：「皇太后嗎？她在聖駕南巡的第二個月，突然頒了一道慈諭給大內總管，開放了綏成殿，內外粉飾，煥然一新，不知是什麼緣故？」

乾隆聽了這幾句話，不禁大吃一驚！原來綏成殿是清宮裏面，供奉世祖順治、聖祖康熙、世宗雍正三代皇帝神位的地方，（滿淸崛起關東長白山下，太祖皇帝努爾哈赤，太宗皇帝皇太極雖然稱雄關外，始終未入中原，不過游掠明邊罷了，直到世祖順治卽位，明朝發生甲申之變，闖王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自殺，滿淸大軍方才入關，乾隆是滿淸統治中國的第四代皇帝），平日一向重門深鎖，一年之中，除了春秋次祭祀兩大典，以及三代先皇帝的生日忌辰開放之外，大半時候交鐵將軍看守，可以說是一座名符其實的冷宮，自從乾隆帝登位之後，皇太后突然派了一百二十名「皇旗兵」，把守着綏成殿，宮裏一切執役人等，除非奉了太后懿旨，任何人絕對不能够走進去，甚至皇帝本人，也不能够例外！乾隆帝當時已經感覺得事情大有蹊蹺，他曾經用刺探口吻，詰問過皇太后一次，皇太后却板起面孔說，這是先皇帝的遺命，乾隆聽說是雍正在生的意旨，嚇出一身冷汗，嗣後不敢再問了！許多年來，乾隆帝把綏成殿看成一個神秘的地方，陰森冷寂的綏成殿，彷彿是他心頭上一個永遠解不開的死結！所以劉鏞說出皇太后把綏成殿粉飾一新，並且將它開放的消息，不禁爲之大駭！

劉鏞看見皇帝面色陰沉，不禁愕了一愕，他雖然是朝上大臣，很少過問宮廷的事，而且不知道乾隆母子之間的心病，立卽問道：「皇上這次回鑾，要告訴太后嗎？」乾隆沉着臉道：「慢着！」他用

手指了指史存明和孟絲倫，說道：「這幾位都是朕巡遊江南時候，新結交的朋友，朕打算日內予以重用，卿把這幾位英雄帶回家裏，暫作居停，朕立卽由東華門進宮，明天早朝便了！」史存明看見乾隆帝這樣吩咐劉鏞，知道他已經決心用大刀濶斧的手段，剷除朝上的滿洲王公大臣和太后的黨羽，心裏暗暗高興，劉鏞一連應了幾個是字，過來跟史存明、岳金楓行禮，大家就在永定門外分手不提。

話分兩頭，再說乾隆帝仍然穿着離京的衣服，趁着日色還未晌晚，便由三重橋疾趨東華門，進入紫禁城裏，把守午門的太監，看見皇帝突然回來了，十分錯愕，立卽上前御接聖駕，要通知大內府，乾隆帝却擺了擺手，說道：「不用！明天早朝時候，方才通知大內總管吧！」太監唯唯應命，乾隆帝回到養心殿，向值殿的小太監進福道：「進福，有漢人的袍服衣冠沒有？快拿一套給我！」

進福聽見皇帝要漢人衣冠，不禁大吃一驚，戰兢兢伏地說道：「老佛爺，尙衣監裏面的全是滿洲袍帽，那裏來的漢人衣冠呢！」乾隆帝哼了一聲道：「蠢才，尙衣監沒有漢人衣冠，朕難道不曉得嗎？到戲班裏拿一套吧！要快！」進福恍然大悟道：「是是！奴才眞正是糊塗透頂啦！好好，馬上拿來便是！」他爬起身出去，不到一頓飯的工夫，進福果然取了一套漢人的袍服來，乾隆帝立卽把袍服穿戴齊整，走到養心殿正中的一面照身大鏡前，照了又照，他看見鏡裏自已的影子，丰神瀟洒，不禁失聲說道：「這才是我的本來面目呢！」話未說完，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向養心殿走進。

第四十回：凛驚先皇詔乾隆帝被困綏成殿

乾隆帝吃了一驚，回頭喝道：「那一個奴才這般大胆，不待宣召，便闖進來！」闖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大內慈寧宮領班侍衛薩剌海，也即是乾隆帝微服巡遊江南之前，在暢春閣拔選侍衛，御前較武，被小安子打敗了的滿洲衛士領班，乾隆帝把面孔一沉，正要發作，薩剌海屈下一膝，打千稟道：「啓奏皇上，皇太后慈駕到！」

這幾句話一說出來，在乾隆帝方面來說，簡直好比晴天响個霹靂，因爲他這一次返到紫禁城裡，是嚴令宮廷裡面的人，不准向皇太后方面宣揚的，那知道皇太后消息這樣靈通，突然命駕到養心殿，乾隆這一驚非同小可！緊摟着薩剌海背後，又進來了兩名慈寧宮的太監，叫道：「啓奏皇上，慈駕到殿外了！」

乾隆聽說母后到來，手足無措，連身上的漢人衣服也來不及掉換，慌慌張張的走出殿外，迎接慈輿，果然不出所料，皇太后阿魯特氏，手扶藜杖，面挾寒霜，在兩名宮女左右扶持下，顫巍巍的走進養心殿，皇太后的背後還跟着兩位親王，一位是恭親王弘晝，還有一位是和親王弘碩，這兩個都是乾隆同父異母的胞弟，也是朝上最具有潛勢力的兩位親王，不但太后到來，連親王也來了！乾隆帝看在眼裡，嚇得浹背直流冷汗！

原來乾隆帝的生性，最爲慈孝，尤其是最敬畏皇太后，二十年前，兆惠大軍攻破回疆，擄刧了小

和卓木的妻子香妃回朝，乾隆垂涎香妃美色，要想納充下陳，香妃誓死不從，還用身邊暗藏匕首，刺傷了乾隆的手背，消息傳到皇太后的耳朵，勃然大怒，這位太后趁着乾隆帝郊天祭祖的時候，降旨把香妃絞死，乾隆帝事後知道了，也一絲一毫的不敢發作，可見他對皇太后畏懼之深了！阿魯特皇太后看見乾隆帝身上的漢人衣服，陡的面現怒容，冷冷說道：「唔！你今天長大了，不認得親娘啦！這一次私自巡遊江南，連心腸也改換了，是與不是？」

乾隆帝心頭卜的一跳，立即跪了下來，說道：「兒子不敢，母后怎的要說這些話！」皇太后怒氣蓬勃，陡的揚起手中藜杖，撲的一响，向乾隆的前額，重重叩了一下，乾隆幾乎喊出哎喲兩聲，皇太后破口罵道：「還說不敢？你穿着這些不三不四，不倫不類的衣服，瞧瞧你現在的樣子，還像不像一個皇帝？」

皇太后這樣的一罵，乾隆帝不知道由那裡生出一股勇氣來，朗聲說道：「兒子身上穿的，不錯是漢人衣服，不過這種衣服在中原流傳了二千多年，穿起來也不難看，兒子打算明天上朝，詔告天下，恢復漢家朝儀……」話未說完，太后一聲怒喝道：「胡說！」

乾隆看見母親盛怒，只好噤然收口，皇太后把藜杖向地上重重一頓，尖着嗓子叫道：「恢復漢家朝儀！除非是把我這老太婆殺了！」乾隆答道：「孩兒不敢，天下間那有做兒子殺母親的道理呢！」皇太后聽了這兩句話，怒容稍霽，說道：「唔！你還有一點人性，跟着我來！」乾隆問道：「母后要孩兒到那裡去？」皇太后勃然大怒起來，喝道：「畜生，我叫你到綏成殿，你去不去！」

「綏成殿」這三個字，打進乾隆帝的耳鼓，皇帝不禁嚇一大跳！可是在衆目睽睽下當着母后面前

又不敢不答應，乾隆帝只好硬着頭皮，站起身來，皇太后冷冷的瞥了他一眼，立卽升輿，乾隆帝跟在肩輿的背後，低頭隨着母后走，恭親王、和親王却緊緊的跟着乾隆帝，左彎右折，行走了一段路，綏成殿赫然在望，那一百二十名皇旗兵，在薩剌海指揮之下，雁翅也似的排列開來，刀槍閃耀，盔甲生光，皇太后肩輿到了綏成殿前，立卽傳下懿旨：「只准皇帝一人進去，恭親王，和親王留守殿外！」兩親王一聽之下，立卽停步，皇太后面色鐵青，突然伸出一隻手來，扶住了乾隆帝的肩頭，向綏成殿走進。

這座大殿一共分做三重，內外粉飾一新，綏成殿的正殿照壁上，繪了三幅巨大畫像，正中是順治皇帝的御容，左邊是乾隆祖父康熙皇帝的遺像，右邊是乾隆父親雍正皇帝的浮繪，鬚眉畢現，栩栩如生，皇太后莊嚴地走到三幅畫像的正中，朝着正中的紅木椅，坐了下來，厲聲說道：「弘曆，你這一次背了我私自巡遊江南，做過些甚麼事？見過些甚麼人，當着祖宗面前，不准你有半句撒謊，你要向我實話實說！」

乾隆低下了頭，嘿然不答，他究竟是個萬乘之尊的皇帝，不慣撒謊，何況還是自已一生最敬畏的母后？皇太后看見乾隆帝的面色，青一陣紅一陣，半晌說不出話，便冷笑了一聲，說道：「哼！事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爲，你在江南所做的事！難道我不知道嗎？你到浙江海門縣去，訪查陳閣老的故宅，又到南通縣大學士劉鏞的家裡，找尋陳世倌的族譜，哼哼，你打算違犯祖制，數典忘祖，把先人辛辛苦苦創下來的江山，一手斷送，是與不是？」乾隆帝嚇一大跳！不由自主的抬起頭來，眼光恰好跟雍正帝的遺像相接，只見雍正帝一張不怒而威的面孔，望着自已，兩眼彷彿發出一種異光，嚇得他

全身癱軟，突然膝蓋一彎，跪倒在皇太后面前，顫聲說道：「孩兒錯了，請求母后治罪！」

原來這一位皇太后阿魯特氏，是清朝歷史上一個出名精明幹練的婦人，她知道乾隆帝不是自已親生的兒子，還是掉換漢人大臣陳世倌的骨肉得來的，所以當雍正帝在生之時，已經請雍正帝寫了一道密詔，放在綏成殿裡，緊密收藏，還派皇旗兵把守着綏成殿，不准閒人接近，防微杜漸之心，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乾隆帝身邊的侍衞，倒有一半受了皇太后的收買，隨時監視乾隆帝的行動，故此這一次乾隆帝微服南巡，他以爲自已到江南去訪尋親生父母，明瞭自已身世，以爲神不知，鬼不覺，那知道他一舉一動，完全逃不過皇太后的耳目，乾隆挑選護駕八名武士之中，副統領侯景茂和八衞士之一的邵天華就是皇太后收買了的侍從，乾隆每到一個地方，做了些甚麼事，侯邵兩人必定詳細地寫了密扎，交給沿路上的驛丞，假託皇帝名目，叫他們飛遞回京師去，這些密扎一到京門，不用說也是被送到慈寧宮，交到皇太后的手上去了，這次乾隆帝在江南被擄，皇太后已經接到消息，好一個阿魯特皇太后，手段十分週詳老辣，她表面上不動色，暗地裏已經安排了一切應做的工作，所以乾隆帝突然返到紫禁城，不到半晌工夫，皇太后已經接到報告，立卽運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宣召恭親王和親王到慈寧宮裏，會在一起，先發制人，把乾隆帝傳到綏成殿，皇太后當着滿淸三代皇帝的遺像面前，向乾隆大加申斥，這一套攻心法，果然收到神效，感情脆弱的乾隆帝，立卽屈膝跪下，他這一跪並不打緊金弓郡主孟絲倫苦心籌劃了幾個月的興復漢家天下大計，弄了個一敗塗地！

皇太后仍然沉着面孔，但是已經放緩和了聲音，一字一頓的說道：「孩兒，難道我還不明白你的心意嗎？你要找尋生身父母，查訪本身族譜，也是人情之常，不算是怎樣的壞事，咱們母子之親，沒

有不可以說的話，你知道我當年爲甚麽要用親生骨肉，掉換你入宮嗎？」乾隆帝聽見母后承認了這件事，全身陡的一震，期期艾艾的回答道：「這個，這個孩兒怎樣知道？」

阿魯特太后突然用袖子拭了拭眼睛，簌簌的掉下眼淚來，乾隆看見母后流淚，大吃一驚，顫聲說道：「娘，你爲甚麽哭泣，可是孩兒不孝，把你氣苦了嗎？」皇太后哽咽道：「不是！老實跟你說一句吧！當你入宮那年，你爹爹還是皇四子，爲娘還是福晉的身份，這一年的正月，我生產了一雙胞胎，一個是男，一個是女！你爹爹高興到不得了，那知道距離滿月還有三天，你娘險些兒遭了殺身的大禍！」這幾句話聞所未聞，乾隆帝驚奇得睜大了眼睛，皇太后又再哽咽說道：「那是二月廿三日的晚上，你爹爹準備第二天早朝，娘把你兩姊弟安放在煖炕上，餵飽了奶，便自沉沉睡去，這一晚天氣很冷，屋外還下着繽紛大雪，娘恐怕冷着你們姊弟，便用一條厚棉被把你們緊緊的包裹了，然後放心睡覺，那知五更天一覺驚醒，你兩姊弟因爲棉被太厚，呼吸不暢，居然窒息悶暈，娘當時嚇得魂飛魄散，立即喊女僕進來急救，揉胸揉背，用冷醋噴面孔，忙亂了好一陣，結果你姊姊救醒過來了，你呢，却是用盡人事也救不醒，一命嗚呼哀哉！」

乾隆帝聽得莫明所以，好比丈八金剛，抓了抓自已的頭皮，自已不是好端端的活着嗎？母后怎的說在襁褓夭折了？難道是神情激越，說錯話嗎？不過乾隆帝到底是個聰明天子，不旋踵便醒悟，想道：「啊！我是被母后掉換進來的，我是他的替身啦！」他對皇太后的疏忽起了一種反感，可是又代替「母親」可憐，皇太后道：「照本朝的祖制，皇帝近支宗族，正福晉和側福晉生下來的兒子，在三歲以內夭折的，就要列入七出之條，驅逐出府，做別人的奴婢，永世不見天日，如果是頭生嫡子夭殤

的話，罪過更重，要由大內府頒賜白綾絞死，你想一想，娘在那個時候，處境之苦，內心之灼，有那個知道？」她說到這裡，禁不住低下頭，揮淚如雨！

乾隆帝顫聲問道：「母后，這就是你要掉換陳世倌兒子的原因了！」皇太后拭淚道：「誰說不是，如果你爹爹知道了這件事，必定大發雷霆，一定要了我的性命，我跟女僕慌亂了半天，還是女僕有主意，她說本朝的閣老大臣陳世倌，新近生了一個兒子，還未滿月，爲了保存性命，何不如此這般，把他的兒子掉進來，代替那一位死去的小王爺呢？我當時想着這計策雖然可以行，可是拆散別人骨肉，未免於心不忍，但是爲了自已性命要緊，雖然昧着良心，也要做一次了，便把你的姊姊抱出去，掉換了你進來，這個秘密直到你父皇登位大寶之後，方才知道！」

皇太后說到這裡，歇了半晌，乾隆忍不住問道：「母后，你原來把姊姊掉換了我進來，豈不是沒了姊姊嗎？父皇難道不追究嗎？」皇太后臉上掠起一絲微笑，搖搖頭道：「孩子，你有所不知道啦！咱們滿淸一向重男輕女，女孩子生了之後，滿一個月，就要交給乳娘餵養，由這天起，直到長大到五六歲，方才再跟父親見面，到十六歲方才冊封宮主，由五歲到十六歲整整十多年，除了拜年祭祖之外，跟親生父母見面的次數，只有三四十次，冊封宮主之後，便外居公主府，直到招了駙馬，就是外姓的人，乾脆和皇室斷絕來往，這是咱們祖制，我把你姊姊掉換了你進門之後，不到半年，便說你姊姊染上天花水痘死了，你爹爹當時也深信不疑呢！」夭折皇子，皇妃就要處死，夭折宮主，却是夷然無事，重男輕女到了這個地步，乾隆帝也禁不住發出輕微的喟歎！

皇太后把往事說完了，突然扳起面孔來，喝道：「我把你掉換進來，不錯是拆散了陳世倌的骨

麼，可是就你來說，那是幾生修到的福氣？試想一想，假如你現在還是陳世倌的兒子，那不過是個中落之家的大少爺，那裡來的萬乘之尊，享盡人間富貴呢？爲娘雖然沒有懷胎十月，把你生養下來，可是犧牲了你的姊姊，使你位極人君，終生富貴，這份恩典，是不是比山還要高？比海還要深呢？你還要背叛親娘？違反祖制，哼！你的良心在那裡？你的人性在那裡？」

她這一番話把乾隆帝駡得低下了頭，不敢有半聲响，皇太后駡了一陣，又把手中藜杖向地一頓，恨聲說道：「你別以爲做了皇帝，大權在手，便可以獨斷獨行，你父皇臨去世那一年，已經草下一道遺詔，交我保管這遺詔的內容，就是準備你忘恩負義，一有異動的時候，立即取了你的性命！哼哼，這遺詔就在綏成殿裡，我今天把你叫到這裡來，本來打算取出遺詔，將你處死，現在看見你的天性良心，還未滅絕，我就罰你在這殿裏住三日三夜，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的行爲，這三天內，你的飲食短缺不了，再過三日，我方才來看你，知道沒有？」皇太后氣沖沖的說了這番話，便自站起身來，直向殿門走去，乾隆帝聽說皇太后要把自己幽禁三天，吃驚不小！急忙叫道：「娘！娘！我，我……」皇太后彷彿沒有聽見，一直走出綏成殿外去了，乾隆帝正要追出去，殿門外人影一閃，現出兩個人來，正是恭親王弘晝、和親王弘頎，兩親王當着門檻一站，躬身說道：「太后慈旨，老佛爺在這三天裏面，不能够踏出綏成殿半步！」

乾隆帝知道皇太后的性情，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決不更改，總是言之，自己這三天在綏成殿裏，是一準關閉定啦！他祇好廢然回到殿中坐下，乾隆帝在西天目山太元洞時，跟史存明、岳金楓這些人一同居住了十幾天，本來被他們說活了心，一意要做唐太宗，宋太祖，光復大漢，可是回到禁宮

裏，看見皇太后那副冷峭嚴厲的面孔，已經把滿腔勇氣消失了！再被母后軟硬兼施的一嚇，關在綏成殿裏，更加六神無主，一顆心好比轆轤上的吊桶，七上八落，天人交戰，矛盾苦惱之至！

再說史存明、孟絲倫、岳金楓、狄鵬舉四個人，住在中堂學士劉鏞家裏，過了一日，到第二天已破曉，劉鏞穿了整齊的袍服，坐轎上朝，史存明的心弦立即緊張起來，因爲這一天是旋轉乾坤的關鍵，乾隆帝在這一天下詔恢復漢家衣冠朝儀，斥退滿族王公大臣，換句話說，光復大漢河山，就是在這一天，那知道劉鏞去了不久，天色還未放明，他便坐了轎子回來，說皇帝突然染了重病，罷朝三日，史存明一聽之下，面色大變！

岳金楓低聲問道：「事情怎的會這樣糟？難道皇帝發生變卦嗎？」孟絲倫道：「這變卦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皇帝本身主意變卦，另一方面是朝上形勢發生變卦，給皇太后制了機先，不能動彈！」史存明急忙說道：「我看是朝上情形發生變卦居多，咱們怎樣應付這個突變的局面，冒險再進皇宮去呢？還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金弓郡主沉吟半晌，方才說道：「大丈夫要成功大事，非要冒險不可，今天晚上，咱們到大內走一遍吧！」史、岳兩人唯唯諾諾。

這天晚上，月黑風高，星稀雲暗，天色才交二鼓，三條飛鳥也似的人影，由劉鏞的學士邸裏飛掠出來，疾同風馳電掣，直向紫禁城奔去，恍眼之間，已經到了御城河前，那御城河本來名叫做桶子河，環繞禁城，河岸有三丈濶，沿着城河旁邊，還有侍衞瞭望看守，等閑身手的人，也不容易飛渡，不過史存明、孟絲倫、岳金楓三個人的武功，自從隱居天山以來，心無旁騖，朝夕苦練，已經到了爐火純青地步，所以他們竄過御城河的時候，沒影無踪，連守望的侍衞，也是懵然不覺，史存明三人不

費吹灰之力，混進了紫禁城，二十多年以前，史存明爲了刺探香妃的消息，曾經到過淸宮一次，（見拙著「西域飛龍傳」）不過那時候是匆匆來去，驚鴻一瞥罷了！並沒有留下深刻的印像，現在雖然崔護重來，對皇宮大內的一切，完全陌生，岳金楓和金弓郡主呢？更加不用說了！祇見紫禁城內，宮殿櫛比，樓宇連雲，琉璃瓦的建築物，以及亭臺樓閣，花池水榭，浩如烟海，史存明三人置身其間，簡直是如入山陰道上，目接不暇，不分東西南北了！岳金楓道：「史大哥，皇宮地方這樣浩瀚，咱們怎樣找得着乾隆帝，還是捉一名太監來問個淸楚吧！」

金弓郡主搖了搖頭，說道：「捉太監嗎？沒有用處！」岳金楓吃了一驚，問道：「太監是服侍皇帝的人，拿着他一定可以迫出皇帝的下落，怎會沒有用處？」孟絲倫嗤的一笑道：「岳兄，你眞個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紫禁城裏一共有多少太監，你知道不知道？」岳金楓愕然道：「哦！太監數目多少？跟咱們刺探皇帝消息有甚麼相干呢？」金弓郡主笑道：「怎的沒有關係？紫禁城裏一共有三千六百多名太監，太監也分做許多部份，有尙衣監、有御馬監，有愼刑



金弓郡主纖手陡的一揚，嗤嗤，兩點寒星向那二名値殿衞士面門打到。

司，還有大內府總管的，除了這些分別之外，各有各的職守，慈寧宮的太監，不能夠混入乾寧宮，乾寧宮的太監，不能夠進入坤寧宮，比如服侍皇帝的太監，便不能夠跟服侍皇后的太監混淆，有許多太監在宮裏一生一世，不曾見過皇帝，試想一想，單是拿一個小太監，那有甚麼用處！」岳金楓估不到皇宮裏面的事情，這樣繁複，不禁吁了一口氣道：「哎呀！」

史存明正在驚詫自已的妻子，對皇宮的一切，居然這樣熟悉，剛要開口詰問，冷不防背後傳來一聲叱喝，有人厲聲

問道：「前面是甚麼人，口號！」

這一下突如其來，史存明和岳金楓兩人出其不意，嚇了一跳，金弓郡主却是鎭靜異常，斜眼向後一望，原來他們三個人恰好站在一座六角凉亭前，凉亭後的牡丹花壇旁邊，不知那個時候，現出兩個身材高大的侍衛來，這兩個侍衛的漢語十分生硬，一望而知，是宮廷裏面的滿洲衛士，孟絲倫向史存明使了個眼色，扭頭向那兩個滿洲侍衛喝道：「我們是慈寧宮派下來的宿衛，你們瞎了狗眼嗎？自已人也大驚小怪！」

這兩個滿洲衛士一個名叫佟甲虎，一個叫白騰龍，全是乾淸宮的值殿衛士，聽見孟絲倫這樣一說，不禁愣了一愣，慈寧宮的衛士，是負責保護皇太后的，怎會到御花園裏來？佟白兩人還要喝問，說時遲，那時快！孟絲倫纖手陡的一揚，嗤嗤，兩點寒星向他們劈面飛到！

原來金弓郡主跟這兩個滿洲衛士對答的時候，已經伸手向彈囊裏，掏出兩顆鐵彈，撮在指尖，趁對方略一分神之際，纖指一彈，這兩顆彈丸破空飛出來，猛向這兩個滿洲衛士的面門打到，佟甲虎白騰龍的身手也十分了得，對方的彈丸才一破空打出，他們立即把頭一低，使了個「風吹垂柳」的身法，分開左右一閃，避過彈丸，那知道金弓郡主發出這兩顆鐵彈，不過是個信號，佟白兩人扭身閃避的刹那，史存明岳金楓兩位大俠，已經發動攻勢，雙雙把身一聳，疾如迅雷，向佟白兩衛士飛身進撲。

史存明在對方現身的時候，已經暗裏運足三陰滅陽掌的氣勁，人剛離地躍起，掌勁已經隔着花壇打出，嘩啦啦的一响，掌風把壇裏盛開的牡丹花，連枝帶葉掃折了一大片，直飛起來，花瓣花葉飛濺到佟甲虎、白騰龍兩人的身上，雖然隔着衣裳，兀自刺得隱隱生疼，史存明一平左掌，使了着「天女

橫戈」，砰的一聲大响，把佟甲虎打得頭下脚上的飛起來，抛出兩丈多遠，摔了個重重的跟斗，連哎喲也沒有半聲，便自暈倒在地！

另外一個滿洲衛士白騰龍，也吃了同樣的苦頭，岳金楓向他撲來，白騰龍在匆忙之中，還能够把腰刀拔出鞘外，颼的一刀，用了着「草掩白蛇」，向岳金楓攔腰砍到，岳金楓不慌不忙，祇一摟膝上步，避過刀鋒，左手二指閃金似的穿出，抵住刀背，往回裏用力一推，別小看他這二指外推之力，正是武當內家正宗「鐵指禪功」，白騰龍陡覺手腕一震，砍出去的刀鋒，倒甩回來，撞向自已腰肋，這衛士大吃一驚，正要縱身旁竄，說時遲，那時快，岳金楓雙肘一橫，使出大擒拿手，左掌搭住白騰龍的肩頭，右手抓牢了對方的腕臂，用力一扭，勢如絞花，拍拍兩响，白騰龍哎喲半聲，雙手腕骨完全扭脫了筍臼，撲通咕冬，仆倒地上！岳金楓伸脚尖一蹴，踢中了他的「白海穴」，白騰龍身子立即發痳，再也不能够動彈了！金弓郡主笑道：「岳大哥使得好擒拿法！」

史存明也把佟甲虎點了穴道，順手倒提起來，正要抛入牡丹花叢，孟絲倫叫了一聲：「慢着！」她向史岳兩人說道：「難得這兩個傢伙自行送衣服到來，咱們不會剝掉了他的老虎皮，冒充衛士，混進深宮去嗎？」岳金楓恍然大悟道：「有理有理！咱們剝了他的服飾，假扮衛士！」他和史存明一齊動手，把佟白兩人的侍衛衣服，脫了下來，穿在自已身上，好在身材一般高矮，穿了也還合身，史存明又在這兩個滿洲衛士的身上，搜出兩塊腰牌，是綠玉雕琢的，鐫着一些滿洲文字，立即交給岳金楓，每人帶了一塊，笑道：「有這兩面腰牌，咱們在這紫禁城裏，便可以暢行無阻了！」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第九集。）

萃文樓主著

塞外呼拉鞭

‧全四集‧

刀槍劍戟等十八般武器，並未包括塞外的呼拉鞭，其實『呼拉』是蒙古土語，『呼拉鞭』即是長鞭，是蒙古人牧馬用的，經過蒙古武師們精益求精，遂成爲獨門絕技。直至朱明中棄，已盛行關外。因爲『呼拉鞭』法，創自蒙古，揚威大漢，故武林術語，稱之爲『塞外呼拉鞭』，本書主角白爾特，乃蒙古英雄，挾鞭入關，打遍中原，『呼拉鞭』之名，乃馳譽武林，論者稱爲第十九般武器。

天心插圖

每集五萬餘字　售價港幣八毫

高天亮著

鞭聲動南北

‧全十六集‧

高天亮先生之最長篇巨著，是『鞭聲動南北』，刻劃書中人物個性最成功的，也是『鞭聲動南北』，未看完本書，使人爲女主角憤憤不平，但看完後，即令人拍案叫絕。本書以武林俠士爲經，以兒女私情爲緯，却逈異一般武俠小說，也不同一般愛情故事，結構曲折，愛恨交織。

天心插圖

每集五萬餘字　售價港幣八毫

金鋒著武俠小說

大澤龍蛇傳(全四集)……每集八角
西域飛龍傳(全四集)……每集八角
天山雷電劍(全六集)……每集八角
虎俠擒龍(全二集)………每集八角
冰原碧血錄(全八集)……每集八角
漠海雄鷹(全二集)………每集八角
嶗山七鶴 (全四集) …… 每集八角
靑門鴛鴦劍(全八集)……每集八角
血洗地獄島(1—10)……每集八角
子母離魂劍(1—9)……每集八角
猿山神劍(1—7)……每集八角

子母離魂劍 第八集
著作者：金 鋒
出版者：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
電話：四八一七三
郵政信箱一五八六
電報掛號四〇一三
印刷者：環球印刷所
定價：每集港幣八角

1750.76.160(2)
Printed in Hong Kong